



12 耘耕

# 目 錄

掙扎	李 樺	封面
清除(木刻)	木 草	(一)
沈郁蘭同學	韋 嘉	(二)
讓我們再見在第二個斗爭	雪 影	(七)
青蛙鼓手	凱 譯	(七)
巧克力	昂	(八)
寓言二則	松 藤 譯	(十二)
沈星海——勞動人民的歌手	秋 雲	(十三)
太陽還是要上升	謙 君	(十五)
骯髒的黑手	亞 明	(十六)
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	松 藤 譯	(十八)
中秋夜	茅 草	(二十)
平凡的故事	星	(廿三)
掙扎	憑 之	(廿四)
少年鼓手	戴文光等	(廿八)
編者，作者，讀者		(卅二)

出版兼發行：耕耘出版社  
 通訊處：124, Sophia Road, Singapore 9.  
 承印者：文藝印務公司

清除(木刻)



木草



# 沈郁蘭同學

· 卅年吉嘉 ·

——如果你是一把火，

那末你就燃燒吧！——

(一)

是上學期二月十五號，開課將近一個月了，可是，因為教務長「公私」兩忙，不得靜心編好課程表，致使任課老師一度陷入混亂狀態。

上課鐘敲過很久了，老師的影子却沒見着，教室內吵鬧得一塌糊塗，到處吱吱着，簡直把我給氣昏了！我是級長呵，可是我拿什麼勁兒去鎮壓呢？我無能為力！

靜靜地感受這一切吧，只要誰的調門兒高超了，才恨恨擠他幾眼，以示警戒；然而都無効，大家全目空一切，目無「級長」啊！尤其是那新來插班的大個子醜姑娘，擠她幾十眼了，但，她老興奮地指手劃腳對着前面的同學述說着什麼。她的嘴動得飛快，彷彿這一當兒的話，要說出比三個月裏聽來的還多些。

「嘻嘻呵呵！」一陣尖笑聲，衝出了其他的聲音，他們任性的狂笑！

這本窮源，是她搞的鬼，我忍不住了，走過去警告她：

「喂，你這個——你靜靜嘛，聽到沒有？」

她旋過粗大身子，抬起頭：「什麼喂喂的？連名字也沒有，告訴你：我叫沈郁蘭哪！」

「郁蘭，那樣好聽的名字可，是跟你的「尊容」多不相稱，不調和呀！」我想這樣講出來；但我有我級長的架子，我不願跟她說俏皮話，我就不客氣的說「不管什麼名字，反正都得守秩序。你是新來的，更得規矩些！」

她靜了，眼睛直瞪着我；不滿吧？教她掃興了？然而我不管，「靜」的効果取得了，我滿意的走回座位；突然背後又嗤笑了，我猛轉回身子：啊，她送來個鬼臉，差不多是青面獠牙的，本來已經够鬼了，現在更鬼！我氣得真想衝過去攔她兩巴掌！然而，平日的涵養抑制了我。我索性埋頭在書本，不理睬了。——這自然是賭氣！

開學以來，一個月了，我從不跟郁蘭打招呼，不但不理她，而且厭惡！她那粗大體魄，渾身是力氣，彷彿是男人的。她長方大

臉，一雙逼人的圓眼；濃眉毛，密黑睫毛，嘴唇不封，老露着大顆的牙齒；兩根長辮子垂在胸前，模樣兒像是北方長大的，但是，就覺察不出北方人的冷靜性子。

她是球員，人都說她是運動健將，籃球打得蠻好；人都稱讚她，說她健康、勇敢、豪放、坦白、大方。我就偏瞧不起她，成天崩崩跳跳的，成什麼？是豪放嗎？哼，簡直就有浪漫的嫌疑！她是中國女孩子吧，根本就沒有中國婦女之溫婉嫺靜的美。我遍全身，就挑不出動人的地方。再說她的功課吧，也沒一樣出色，都不上七十來分，平庸得很，總括一句：貌不驚人，才不出眾！

呢，對了，她突然會轉學，準是被別校開除的吧！這是更好的明証，證明她不是好東西——我這樣猜想。有一天，我就對着與她同座的秀梅問起來。

秀梅却不平的說：「你真是隔着門縫看人扁！人家是搬家才轉學呀，人家什麼都頂強的！」——「那麼，是什麼籍貫，他家

是幹什麼的，住那兒呀？」我進一步問。

「是福健人，樹膠園主，家在G路口。」「哦，你像是查登記似的！」秀梅笑了！

「哼！園主，魚肉窮人，剝削階級！」我得出這樣的結論，轉身走了。

有一天休息時，我用了點心回教室，一看，我呆了：我們的教室都變成戰場了，那醜姑娘與幾個最頑皮的男同學，用樹膠圈當彈弓，擋着厚紙皮當子彈，打起來了！教室裡「噉噉」地飛竄着流彈；我搖搖頭！

好了，上課鐘响了，我有權干涉了。

「坐——好——坐好！」我嚷。

「你不喊我們也不打了：我們不打受傷的敵人。」這是勝利者的宣言，——那男同學說。

郁蘭還死不甘心的立着，準備敵人的襲來。我走去，忍不住敲着桌子說：「坐下吧，運動健將，你的運動才能就在這裡發揮嗎；浪費啦！」

同學們聽到我譏刺她，都得意地笑起來了。她的自尊心受傷了，我想她一定會頂嘴的；然而，沒有，她馴服地坐下了，喘着氣拿出了書本來。我定眼打量她，一看，哦，她的手腕顯出三，四朵黑青瘡瘡了，像是被鐵手擰過了似的，不用說，一定是「戰場」上光榮「掛彩」（受傷）了。

「哦，幹嗎不哭呀？你？」我指着她的黑青瘡瘡說。

「呸！丟臉，女人全是弱者嗎？」她大聲的說。

「有種！哈哈！」同學全哄笑了，她也笑了。

如果這傷痕落在我身上，說不定真的要哭呢！如果落在別的什麼同學身上，算是最硬的，也要指着對方罵，可是她却連哼都不哼，而且笑起來。我真猜不透她的古怪性子！

這星期的級會，她立起來自我檢討：

「……我錯了，我太愛玩，太孩子氣了，這樣擾亂了秩序，影響同學們的學習情緒。希望親愛的同學們原諒我，並且多多批評我！指正我！甚至於處罰我！」她把最後一句說得非常有力！大家送她一陣掌聲，她坐下了。她之此舉在我看來，無非裝樣子，學時髦，偽進步！——幼稚得可笑！

(二)

二月下旬，聽說全校女生要準備慶祝自己的節目——「三八」婦女節！開過大會，選出籌委了，從秀梅口中，得悉醜姑娘也辭選為籌委。

「她能做些什麼呢？又不是選球員，你們亂來嘛！」

秀梅說：「這話你得對全體女全學講啊！」她的意思自然是不贊全我對醜姑娘的評價。她的淡薄的態度，看出來對我的不滿和對郁蘭的愛護，她說：「你等

着瞧她的吧！」

「自然，我長着眼睛呢！」我執拗地回覆她。

我是壁報的編委——「三八」特刊要我們幫忙，決定於舉行慶祝大會那天出版，於是出通告呀，徵稿呀，選稿呀，刪改呀，抄寫呀！……忙個不休。慶祝會是星期日舉行的，已經是星期六晚上，稿都沒抄好，明兒怎麼交代呢？我急了，大部份全學都回家了，一部份「女聯」籌委又要趕去快樂世界參加為（南大）義演，我更急了！

教室開亮了燈，七點半了，同學們溜的溜。走的走，剩下H、W（男全學）秀梅，郁蘭和我。我往椅子一靠，嘆着說：「唉！孤軍五條，如何作戰？」

「還有十隻手呢，幹得來的！」郁蘭堅信地回答我。

「我們大家商量商量吧，來！」H是老大姊，她把大家召集了，問道：「我們是決定這兒過夜了？」

「當然！」

「那麼，你家裡不成問題嗎？」

「管他，大不了一頓罵！」

「家庭關係也要搞好呵！」

秀梅望望她，正經地說。

「那還不容易！扯個謊，說看遊藝會夜了，在全學家睡，不是名正言順嗎！」她老練似的回答。

「真有你的一套！」H問：「其他的沒有問題吧？現在還有要解決的：我們到底要不要出油

印本呢？學校是答應了，就看我  
們有沒有能力？」

大家都默然沈思，我想說：  
「壁報都沒弄好，那樣貪心有屁  
用！」突然郁蘭搶先說了：「要  
，要爭取的！我們死也要完成全  
學們交給我們的任務呀！何況，  
這是本校第一次舉行的婦女節慶  
祝會？」看她那樣堅決，是嘴硬  
還是骨頭硬呀？」

「沒有人反對吧？」且看看  
大家，大家沒有意見，態度冷淡  
，顯然贊成得很強，這當然是因  
為沒有多大信心。

派W去買飯了，其他的都動  
手工作：抄寫、校對、上標題、  
編排、全忙開啦！

全學們一邊工作，一邊說笑  
！郁蘭却悄悄地躲在角頭，靜心  
抄寫，她顯然把全學的聲音全置  
於腦後，忘了一切：忘了窗外的  
夜，忘了校園裡的虫鳴，和巨樹  
的呼嘯；而人們也幾乎忘了她的  
存在；全學們會如夢初醒似的，  
猛抬頭，問

——「喂，蘭呢？」

——「呵，躲在那兒呢！」

看她那樣認真工作，跟平日  
簡直判若兩人。

「好了！」她把稿件往我面  
前一擺。

「二十八張都好了？」

「嗯！」她答着，等待新的  
工作的分配。

呵，真快，不到三，四個鐘  
頭就抄好了；但，我担心她只是  
敷衍塞責，亂塗一通，於是我連忙

檢查，看看字，雖是快了點，倒  
也端莊秀麗的，無瑕可擊，我點  
點頭。

「油印本的稿呢？」她伸出  
手來。

我遞給她。她接過去，立即  
拿出鋼版，讀了一會兒，就「沙  
沙沙」地抄了。

編好壁報，已是深夜二時了  
，合學們都幾乎是輪流地伸着懶  
腰，「呵呵……」地掩着嘴打呵  
欠了！大家都累了，可是醜姑娘  
却仍鑽石般堅定地工作。她的感  
情，她的心，就像那根筆尖一樣  
在勞動着，活躍着，從不知道疲  
乏似的。

我時時好奇地窺視她：後來  
，她終於揉揉眼睛，該是支持不  
住了吧？可是她沒倒下；她立起  
來，眼睛還老瞪着臘紙，依依不  
捨地欠着身子，走出去了。她洗  
了臉回來，望望疲勞的同學，鼓  
勵似的，朗起詩來：

「青春這樣說：

活着爲別人。

如果你是青春，

你就爲別人吧！

……

如果你是一把火，

那麼，你就燃燒吧！」

同學們沒頭沒腦與她對笑着  
，她坐下，繼續工作，仍然是那  
麼起勁，！我暗自慚愧：這醜姑  
娘竟比我們硬挺；我也不禁驚奇  
：那醜陋的人，却有如此美麗的  
性格！

遠遠地，公雞叫了，已過三

點了，同學們都倒在椅上呼呼入  
睡了，連大姊且也支持不住，躺  
下了。我在昏昏迷迷中，瞌睡了  
過去！聽着她的「沙沙」的抄寫  
聲，我又不好意思地堅持着：幫  
忙抄寫。

「你休息吧，這樣像不倒翁  
似地擺着瞌睡，真太苦了；我一  
個人抄得完的。」她對我說。

我赧然紅臉了，慚愧得不敢  
回答她。我在她面前，彷彿突然  
變得渺小了！

苦苦地熬了一個通宵，我像  
犯病一樣感到一身不舒服，看  
郁蘭，却仍昂奮地搬着椅子，裁  
剪黃紙，準備貼壁報了。

「來呀，編委老爺，趕快上啦  
，等會兒分校同學來了，還弄不  
好，行嗎？」她熱忱地催促着。

我拿着稿件，懶懶地走了。

她哼着歌兒幹，我却要倒下  
去了似的，振作不起來，恨不得  
一揚手，把工作給卸了！

「噯，噯，慢慢來吧，你瞧

；皺了皺了，老太婆的臉，難看  
，拉直些，別糊塗了。」她責怪  
我。

我只得把稿子重新貼。

好容易，把它給貼完了，我

吁了深深一口氣，走了。

海（口旁）——「三八」節到

底是她們的呀！

我在教室瞌睡，被秀梅硬拉  
起來：「對不起，老章，起來吧  
！她們都去佈置會場了，人手不  
够，你來幫忙油印吧！」

我於是跟着她走到教務部，跨進門就聽得的「的答的答」的印刷機聲，只見郁蘭一個人緊張地捏着墨膏（因為油印機有毛病），白裙子都被藍墨膏塗了一大塊。

「你衣服弄髒了，來。」我想搶過來做。

「不要緊，你幫着整理那個吧！」她指着印好的一堆說。

她的圓眼緊瞪着飛捲出來的紙；她的衣服被汗滲透了；她那麼嚴肅，那麼認真，「平常倒是個小孩，可是一幹起事情來，就是大人了！」我在心裡對自己說。

「姊姊妹妹站起來呀，努力學習幹起來呀，我們應該團結緊呀，一切靠我們——來安排！學習勞動，學習學習，勞動，勞動，

學得好本領，努力不求人，加緊充實我們自己，我們是「舊」——社——會——的新婦女！」

九點鐘，一陣雄壯的歌聲，飄過湖面，送進屋裡。  
「大會開始了，你們去吧！」她揮着手說。

秀梅跑去窗口，看了看大會；她被大會的盛況和嘹亮的歌聲激動得緊張起來，她問：「你呢？」

「去吧，別開了，大會也許

有工作需要你們做；去吧！」我們放下了。

「機器很聽話的，你們放心吧！」她用這樣的話送走我們。她自己仍埋頭工作着。

這無名英雄——我有點感動了：啊，這怪物，這不倦的人！

(三)

因為郁蘭喜歡混在同學群中，因為她在同學中表現不錯，很受愛戴，加以我對她的性子感到好奇，所以，也像其他的同學一樣，跟她有說有笑了！

與她無數次的閒聊，閒聊中，她描述了自己的童年：

小時候，我們家是住在K河的甘榜，店是在坡底，所以，爸爸常不在家，我於是自由得像野馬般的奔跳，誰也管不住我。我當時怪有趣的，我扮男裝：理着男孩頭，我整天的跟男孩子混；去爬樹，去採菓子，去打鳥，去捉魚，去抓螃蟹，去河裡游泳，去灌木林子捕小鼠，去打野蛇，整天跟他們一塊玩，有時也跟他們打架！

媽是管不住我的，我跑得很快，就是我哥哥吧，要抓我也必得想盡辦法，費很大的力氣。

我因為游泳，兩次都差點給淹死在河裡，（幸得哥哥救了。）我媽於是哭罵着：

「你是女孩子呵，你要做『賊婆』嗎？」

從此，媽不許我下河了，把我關在後園，跟雞鴨和樹木在一起，我多無聊呵，我就常常爬樹，有一次，下過雨，樹幹子滑，我爬上樹採野石榴，不小心，從樹上摔了下來，跌壞了左手，醫了兩個月。

媽媽老是嚙蘇（口旁）地指着我罵；有時也告訴我關於祖國婦女如何纏足的情形，並且說女孩子長大了得守閨房；她無非教我學乖些：

「那樣才是女孩，像你這樣野，將來嫁給誰要啊？」

我說：「我不嫁人！」——媽媽氣煞了，可又笑起來！

後來，河水，莫樹都沒得玩，我的手還沒好，我悶死了，於是嚮往於熱鬧的街市，馬路和那「呼呼」飛奔的汽車。有一天，我就約了二三個朋友，走出一英里的山芭小徑，到S鎮去玩了一整天，晚上才回來，噁呀，糟糕，那晚剛好爸爸回家，爸爸是一個很兇的人，就把我打個半死，並且從此將我的腳用鐵鏈鎖起來；我多害羞，朋友們老向我張鬼臉譏笑我。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飛出那個家，永遠不回去！

日本鬼子來了，我們就開始窮了，那時候我才九歲，為了一點兒米，就在「一〇四軍部」的電池廠當童工，因為我個子大，騙他十二歲才被錄用了。

工作真是苦，一大清早，六點鐘便上工了，並且時常趕夜工

。我們時時受着鬼子猙獰的威迫和野獸似的吼叱，親眼看着工友被綁在樹下打罵；小工友們，也得無辜吃耳光！我小小的心，就有了深深的恨！稚氣的幼童就得經歷着成人的悲哀！……誰能担保自己不會遭受這樣的毒手呵！

二年艱苦的工作結束了，鬼子走了，我被送去讀書；我仍是男人裝束，先生叫我做「一郎」。這時候，我真高興，像從牢獄剛出來的囚徒，任性地自由跳躍，我在學校，喜歡玩，就常常被先生罰站，那學校根本不准人玩耍，好像要把學生變成木頭人似的！

一直到五年級，我才從男人變為女人了，因為要做「登記」了！

靜靜的想，這古怪性子是有根據了：她那童年的生活，就給她塑成了這樣頑皮的，然而也是剛毅的性格的雛型。

四月了，正當我對郁蘭稍有敬意，正當同學們都狂熱地談論着自己切身的問題時，我對她寄予無限的希望，希望她能為同學做點事，可是，突然她消沉了：下了課就回家，休息時也呈現着憂悵的沉默，老避免與人攀談。她那爽朗的心緒消失了，代之以灰色的陰影。

我走過她的身旁，故意朗着「火啊，燃燒吧！」她只對我苦笑一下，便又沉

着了。  
秀梅跟我作個眼勢，示意叫我走開，我只好不自然地疑惑着走了。

第二天她曠課了，我更驚訝，心裡對她似乎是失望了：覺得她過去的表现，可能僅是偶然吧了。她是容易狂熱的人，自然也容易冷卻。——我這樣想。

班裡相信只有秀梅能供給消息了，我就問她「蘭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她搖搖頭，難堪地答道：「不知道，也許是私人的事情！」

我們相對沉默了良久，忍不住，埋怨地說：「你幹嗎不打打氣呀，你有責任，你能眼巴巴的」

「急什麼？都不了解情況，能胡扯嗎？應該從實際出發呀！」

我無言了。

第三天，她來了，可是遲到了十分鐘。放學後，我急忙跑過去問。

「什麼事，郁蘭？」  
「……」她用微笑裝飾自己底心思，望望我不答。

「是生病嗎？」  
「病？比病還要兇呢！」她撫一撫頭髮，撲了個笑！

「快說呀，蘭！」秀梅哀求着催促着。  
「還好，他終於走了，我也

甦醒了！」她低聲的說着，聲音中還含有一點兒憂悵。——只有這個時候，才像個少女！

「他——他，可是他是誰呢？」

「李桑，他——她的好朋友」秀梅補充着，看了看蘭，才肯定的說：「算得上是愛人了！」

「愛人？」我禁不住驚訝說：「呵，有愛人了！」

「沒有，現在沒有了！」她連忙說！是爲了遺忘什麼呢？抑是爲了少女的矜持？

「呵，火，愛的火灼傷了你嗎？」

「噢，丟臉，就單爲了愛嗎？若是那樣，我也用不着苦熬着了！」她又緩和了語氣，說：「差點讓愛情給毀了倒是真的。」

那是一場激烈的戰鬥呵，在我底心裡！」

看樣子她要開始敘述了，我們都莊重而嚴肅地認真傾聽：

「我還是從頭說起吧：李桑是本校高二×的全學，那位皮膚雪白的戴玳瑁色眼鏡的，全學們不是都叫他「詩人詩人」的嗎？也有叫他做「真正的知識份子」的，哪，就是他！」

「呃，老李，二×的文藝股，我知道了，知道了！」我領悟了過來。

「別插嘴！」秀梅推我一下  
(待續)



## 讓 我 們 再 見 第 二 個 鬥 爭

舞吧，  
年青的一群。

在這別離的前夕——

讓我們的手拉得更緊

讓我們的腳印上自由的痕跡！

讓我們的熱情溶化在一起

跳舞在淒涼的夜裡。

唱吧，

年青的一群。

這樣忽忽的別離

我們不能不依依，

因為這兒是我們住過的

留戀的「山崗」。

你們的歌聲

是這樣的淒涼而悲壯；

我願

我的靈魂

擁抱着你們的歌聲，

我願

我的力量

擁抱着你們的力量。

去到任何地方：

向牢獄，向苦難，

向飢餓，向死亡！……：

握手，握手，

「再見在什麼時候？」

說：

讓我們再見

在第二個鬥爭裡頭！」

一九五四·六·二四深夜

### — 影 雪 —

#### 青蛙鼓手（寓言）

凱 譯

一條蛇欲在跳中打劫一輛通過某路的貨車。由於這並非尋常的路劫，蛇請求青蛙的合作，說道：「這將是一場大戰鬥，也不可能靜悄悄地執行，所以我需要一位像你一樣的鼓手。」

青蛙高興極了。當貨車曳近時，牠用全力地吹脹牠自己，盡所能而大聲地嘎嘎叫。蛇得到牠嘎嘎之聲的鼓勵，滿懷着狂怒向前移進，橫臥在路的中心，阻擋貨車，使它停止。不幸，蛇立刻被貨車碾斃，但是青蛙却不知道這一切，還繼續盡力嘎嘎其叫。

既時一群鳥兒飛下來，把蛇吃掉，並清理了戰場之後，青蛙還繼續不斷地喧噪。鳥兒愈聽愈激怒，說道：「牠做這樣一種如惡魔似的騷鬧，我們也吃下牠吧。」於是青蛙活生生的給鳥兒吃掉，雖然牠們沒有判決牠為一個戰犯，顯然只不過是依照下列自然的道理而行事：

所有醜惡的聲音和詩歌都必須連同那不顧人民權利而胡作亂為的暴君一齊掃光。

# 巧克力

昂

許多人都已經懂得巧克力的主人翁——佐丁，是一個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英雄。在需要他時，他慷慨地付出最後一滴血以挽救整個國家人民的利益，這種精神是不朽的，曾經被世界上人們所羨慕和欽佩，而且許多人正試着學習其偉大的犧牲精神。現在我把他介紹一下。

## (一)

佐丁是一位反間諜的地方組織之最高負責人。自從一九〇三年以來他就參加了鬥爭，並且挨過了種種的苦難，一直到他死為止，他還是忠心於人民的。

故事發生在佐丁所工作的城市中，當時有一位少女——葉利娜，因受間諜的嫌疑而遭逮捕。但由於佐丁的慈善，終於把她釋放了。後來又因為佐丁認為一種正當的職業能夠把她從墮落的舞場生活中挽救過來重新做人，所以佐丁把她介紹到他的機關中，負責彙編案卷的工作。這種工作是按照字母次序的前後，編完已了的案件，並把她訂成本子，以便將來易於審查案底。本來這種工作的地位是極其不重要的。可是卻僅僅因為這樣的粗忽的影響，結果使整個反間諜工作遭受到很大的阻礙，同時又使整個地方的工人對這一機關起了極大的懷疑和不信任。

## (二)

可是佐丁在處理葉利娜的問題時，自己反而認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所以他向他的妻子說：「他救了一位由於需要一片麵包而險些遭受厄運的少女。」並且引以自豪。

葉利娜在佐丁的機關中做着工作，天天忙碌着。他本身也會意到在這種環境中生活，是會慢慢地把她過去的腐化墮落的思想排除掉，重新做個有意義的人，不再過着在舞池中的花天酒地的生活。

但是，有一天當她下班時，回到家中，她發現

一包巧克力糖和一封信。這足足甘磅的巧克力是她的愛人——愛德華公子送來的。他是一位頂有名的間諜，在全國的反間諜組織的通緝下，他繼續地活動，進行謀殺的勾當。現在他冒着生命的危險來到葉利娜家中，送她巧克力糖和信，並且在信中要求她，給他最後一次的見面機會。假如她答應他，只要給他一個事先約定好的暗號，他便會出來和她會面。

這時葉利娜認為，她和她的愛人在上次被圍捕時，他逃脫了，現在冒着危險來要求見她，所以她是不能沒有禮貌，沒有憐愛，同時更不能忘恩負義的。因此，她給了他答覆。

在這次的會面後，葉利娜天天去佐丁的家，和她的妻子混得很熟，並且送她巧克力和絲襪子。

在巧克力和絲襪子的引誘下，佐丁的妻子完全變了樣，慢慢地也學起打扮來。並且穿着絲襪子去逛街。

這件事給佐丁知道了，他很嚴厲地批評他的妻子，並想償還巧克力和絲襪子的代價。這樣的態度，對於他來說是很正確的，因為他認為無論如何憑空接受別人的東西是不好的，尤其是他的工作地位的關係，他的一舉一動很有可能起着相當大的影響。可是他的妻子認為葉利娜是她的丈夫的屬下，是他的同志，她的女友，沒有理由說接受她的東西是錯的。要不然的話，那麼他的屬下難道都是一批懶蟲嗎？在這種情形下，佐丁完全沒有理由說他的妻子是錯誤的，同時他也同樣認為，葉利娜到底不是一個不可救藥的人。

因此他只好懷着一顆不滿意的心理——他的妻子鋒利地諷刺他的屬下都是一批懶蟲——到辦公室去，他以為如果是變為她的妻子，就絕對不會去接受她的東西了。但是她……是的！她不能過着「普羅列塔利亞」水準以上的生活。她為絲襪子所

顛倒了。彷彿女人們都是一樣的。

他更想起了他的妻子說：「難道你僱用在切卡的都是些批懶蟲嗎？」他想：「我……懶蟲？」

(三)

在辦公室中，葉利娜趁着送電報給佐丁的機會和他調情。但是佐丁想起了在從前的苦難日子中，在污濁的工廠中，製油工人但尼拉曾經說過：「你得當心，別讓這機器吞了你，我對你說，而你卻儘在大張嘴巴……。」於是他用力推開她說：「我不曉得你是否犯了錯誤，那個我不知道，但我得警告你預防一切錯誤。我相信你的舉動是非常誠懇的，值得尊敬的。……但請相信我，甚至像相信你一樣，我決不可以縱情無度的。我不够也不應該；戀愛是不配我們談的。自然，我不是聖人。但一切粗細感情，所有人類特有的本能，對我都不是生疏的。可是我的內心還存在着別一種東西，這東西就是階級的情感呀！這是一種驚人的，永恆的，強有力的泉源。我從她獲得所有的力量，從她攝取我最親愛的，最寶貴的快樂。從鬥爭以及學習中我知道了達到此種快樂的道路……我們走這條路不是容易的事情。像巧克力糖一類的東西是不配我們吃的，我們也吃不慣。此刻希望你平心靜氣地懂得要我成爲你的愛人是不可能的。我們只可能像過去一樣——朋友關係。」

這樣的對事態度是從艱苦的鬥爭中磨練出來的，佐丁不但是對人很嚴厲，而且對自己也很嚴厲。但是對於葉利娜的舉動是存着別種企圖——爲鞏固她的工作地位——這一點，他是完全蒙在鼓中，因此他還想通過這事來教育她，啓發她。不可否認的，佐丁是處在一種麻木不仁的工作中，因此使他能對葉利娜的舉動有所正確的分析，而只單單認爲她的舉動是出於一種純潔的舉動。同時更不好的是，這一件事的開始時，被一位傭婦看到了，但她又沒有看完這回事，所以佐丁所給於葉利娜的批評她是全然沒有聽到的。

(四)

葉利娜在已了的案子中，發現一位朱特金——

她的朋友，關在牢房中，可是關於朱特金的案卷已被列入已了的案卷中了。於是她爲救一位朋友，同時更想從朱特金的父親那邊得到一批財物（因爲她知道朱特金的父親是一位有名的地主）所以她跑去向朱特金的父親談判了。

她跑去朱特金家中，以佐丁的名譽向他父親勒索廿磅金子。朱特金的父親雖然是很吝嗇，可是爲了要救一位兒子，同時這一件又是以佐丁名譽來做保證的，所以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他答應了，並限定在釋放時交給她金子。

因此，她急急忙忙地跑到佐丁辦公室內，根據案卷上寫着：「應請開釋被告——檢察官維利克利夫。」爲理由，要佐丁在紙角上簽名取消本案。

因爲葉利娜很着急地爲釋放朱特金忙碌的緣故，佐丁會起懷疑，但朱特金到底是因爲無緣無故地被關在牢中，這只不過是因爲某些人辦事馬虎而致的，所以葉利娜的無恥行爲便得以實現了。

同在這一時期中，全國最高反間諜機關，發現了關於敵人的「間諜組織」的線索，其中心線軸卻正在佐丁所管轄的地區中的一個別墅裏。就在他們「警備的眼睛」之下，而且還準備有所舉動。

因此，佐丁便選定了和他工作過很長時間的卡茲曼和達格民斯去偵察，準備一網打盡。這位卡茲曼曾經和佐丁工作在一起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他們彼此間都很互相了解，他們常常在一起研究一些工作問題。所以當卡茲曼在出發去偵察並準備戰鬥之前，他看到在他們組織內部已經存在着間諜的活動，爲着這個問題，佐丁和他的屬下也很合不來。因此他提議革除幾個懷疑和間諜來往的份子和葉利娜。

對於革除葉利娜的問題，佐丁卻爲她極力地辯護，說卡茲曼對她存有成見。她在工作的過程中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同時有一個很不好的現象，就是在整個佐丁的部下中，由於佐丁的固執，差不多都沒有人和他提意見或反駁他的意見。只有卡茲曼能够這樣做，但革除葉利娜的事，也因佐丁的固執而被拖延下來。

(五)

在包圍刺擊的戰鬥中，卡滋曼不幸被殺了。佐丁很惋惜失掉一位積極的老工作者，這是整個反間諜組織的一個重大損失。在極度的狂怒下，佐丁堅持槍斃一百名無罪的嫌疑犯的意見，藉以追悼已死去的卡茲曼。他說：「你們這班惡魔會知道殺戮了大眾的領袖將得到怎樣的報酬。」

(六)

由於反間諜的組織中存在着間諜的活動，重要人員被殺害，佐丁無理地槍斃一百名嫌疑犯的這些事實中，引起了整個反間諜的工作人員——佐丁的屬下，甚至於整個城市中的工人和市民，對佐丁的不滿，和對反間諜組織的表示不信任。更加上當時無恥的謠言的作用，於是工人們憤怒了。他們以為他們之中的許多人正在前線拚命，而他們也正在努力生產，但是！佐丁卻在家中享受着敵人的巧克力糖。同時，由於敵人間諜的作用，工人之中已經醞釀着暴動。

在這種暴風雨將要來到的情況下，最高反間諜機關，下了命令逮捕佐丁和葉利娜等幾位嫌疑和間諜有來往而又在反間諜組織中工作的人員。

在錄取佐丁的口供時，佐丁知道了他的罪狀是受賄賂廿磅金子和巧克力糖，絲襪子等，而這些「禮物」又是和葉利娜有關係的，因此多多少少可以說佐丁是和葉利娜有着密切的關係，並且在葉利娜的口供中又充分地証實了她是一位間諜——她承認了和愛德華公子有密切的關係。

直到此刻，他才明白由於無足輕重的小事生出可怕的夢魘似的誤會。同時他更恍然大悟似地會意到由於一時的粗率所引起的後果是完全不可收拾了。但是他始終相信自己在幾十年的鬥爭中，一直到現在為止，他是完全對得起人民的，因為假如他不相信大家的力量，正直和智慧的話，他佐丁就不會熬過了囚禁和流刑並在艱苦的歲月中站立起來。致於「巧克力」和絲襪子，當時是由他的妻子接受下來的，對於這他沒有表示同意過的。

(七)

爲了詳細了解整個工人對這事件的態度起見，所以負責處理佐丁這一案件的委員們，到工廠去參觀了。

他們在工廠中，受到工人們譴責和誹謗，不允許他們說話。他們親耳聽到工人們喊着：「回去吃你們的巧克力糖吧！你們來和佐丁辯護嗎？把他交給我們處理吧！」這樣看來，佐丁再也不能使工人們信任了。同時也沒有辦法能向他們解釋清楚的。同樣的，在拘留所裏的佐丁，他也會意識到他所犯到的錯誤是完全沒有辦法解釋得通的。這種看法完全由兩個夢中表達出來：

「他夢見了，在艱難的歲月中，佐丁以先進的身份，號召大眾起來向壓迫者鬥爭。在飢寒交迫的環境下，人民大眾站起來了，並且堅決地跟着他走。但是很不幸的，當大家處在飢餓的情形下，他忽然發現自己擁有巧克力糖。更不幸的是他的秘密又很湊巧地被大家發覺了，所以，大家憤怒極了，說他欺騙他們。因此，大家拋棄他，脫離他，使他的理想剛在成功之前遭受嚴重地失敗了。」

(八)

在審判的那天，調查委員作了以下一段的報告

「目前這個案子，在革命的鬥爭中，都未曾有過。佐丁不是一個普通工人，也不是一個青年，却是一個一九〇三年以來資格最老的工作同志，一個革命家，但到了革命的一個危險的緊急關頭，這位英雄却墮落了，他身居省「切卡」主席的職位，自己首先做——那種貪賄，腐化，醉生夢死等等可怕的榜樣。依據已發現的事實看來，已經絕對沒有可以延遲我們的公正的裁判。」

根據佐丁自己和他的幫手們，收拾攆來的詳細的供詞，有一件事實是很可以被確定，那就是他運用無限的權威，顧用了一個顯係反革命份子——葉利娜當作秘書和老婆。這位葉利娜在第一次被捕時，是應該給她執行死刑的，但是佐丁處處袒護她。從

葉利娜和愛德華的密切關係看來，事情是很清楚的了，尤其是最近發生的那個最忠實，最負責的同志卡茲曼的死，就是退一步說，佐丁也不能辭去其間接的罪過的，這種可怕的叛逆，世上實未曾有過。

「他出賣革命，同時又受了他的愛人或一忠僕」的賄賂。巧克力和絲襪子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不但如此，葉利娜受了他的教唆，曾經向豪富的朱特金家族勒索一筆財物——廿磅金子。關於這雖然全體工作人員都懂得——但他們迫於佐丁的威嚴，不敢聲揚而已。

「在卡茲曼未死之前曾經和佐丁提出過，必須革除葉利娜等，雖然佐丁同意過，可是事實上直到他們被捕為止，葉利娜還是沒有被革除。他是謀殺卡茲曼的主要的，間接的共犯。但是他還要帶着強烈無比的殘酷的固執，強迫槍斃一百名無罪的布爾喬亞，這是一種挑撥的行為，那是無須說明的。」  
面對着這種情形，佐丁鼓起最後的勇氣，做了以下的解釋：

「我沒有犯罪，說葉利娜是我的老婆，那是謊說。我也並不是為愛她才救了她的性命。我那時很為惋惜她，以為一種正當的職業會把她救起來重新做人。但是現在「巧克力」已經有力地證明了我顯然是錯誤的，至於金子我此刻是第一次聽到的。當然我曾經對她格外存心釋放朱特金的事，起了漠然的疑竇。但是朱特金畢竟是無緣無故地關在牢中，這不過是因為某些人對問題的處理不當和不清楚的緣故。致於巧克力和絲襪子當時不是我接受下來的，而是由我的妻子接受下來的，對於這我從來不表示同意過，當然的，我沒有很好地處理這回事，是我的錯誤。可是金子呢？那我是全然不知道的，同時我也能够相信，我的妻子是不會接受的，因為她至少是具有一種階級的驕傲，她畢竟是一個曾經和我們共患難同甘苦的戰士啊！同時我和葉利娜有什麼關係的控告，那全然是捏造的廢話，如果那傭婦曾在偷聽的話，那麼她是可以證實這一點的。」

「一切關於葉利娜等問題，我們曾經是決定革

除她的，但由於事務的繁忙，一時又發生了許多事件，所以我們沒有功夫顧及到他們的，那就完了。致於葉利娜自己一人來講，我是不贊成革除她的，因為在工作中，沒有事實能够證明她是可疑的。

「但在控告我的罪狀中，要算是說我懷有惡意實行挑撥人心恐怖主義，這個罪狀我是完全無力理解。這個決議不是我一個人決定，而是全體會議決定的。是的，我當時執意要槍斃他們，但曾有人反對過我嗎？也許這就是把罪從弱小的肩頭推到強大的肩頭去！以自脫身卸責吧？但是，我並不怕負責任的！」

「是的！我為什麼不暗中偵察葉利娜？這件事在切卡的工作人員中以及全體人民中和那些由於「廣播」的閒談中知道了我「受賄」的廣泛工人群眾中，將會起了很大的影響，這影響是最壞不過了。

審判委員會認為佐丁是完全沒有罪的，因為在他所犯的那些細小粗忽的錯誤，是不能够說明佐丁是一位不忠實或背叛革命的工作者。可是問題的關鍵卻在於由於他的小小的粗忽，所引起的後果，現在是沒有辦法挽回的，同時對於大家對整個反間諜組織的不信任，也不是用解釋工作能够說服的。

因此，審查委員會決定，為了使整個戰線不致於崩潰，為了能使整個人民對反間諜組織的信任和能够得到廣泛的工人的志願參軍以挽回整個迫近於崩潰的戰線起見，「所以大家的血對我們比一個人的血寶貴得多。」所以，為了整個階級的利益，佐丁是應該被槍斃的。

(九)

當把判詞通知佐丁的時候，他痛苦極了，雖然事先他是完全預料到他的結局的。他想要後一代人明白他是在無意中犯了這樣大的錯誤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以為在幾十年的艱苦斗争中，他一直堅持下來，但在這最後的緊急關頭，他完全陷於錯誤的深淵中了。而且這一後果是完全由於一種粗忽所造成的。想到這點，他是非常不愉快的。

但是，他想起了用好幾代的受苦和流血換來的全部代價，立刻就變成青煙消散——而為的只

## 寓言二則

### 狐狸和螃蟹

一天，狐狸捉到許多螃蟹，把牠們統統放在一起說道：「這些都是盟國，牠們都是自願出來與我爲盟的。現在讓我來數一數，看看到底有多少！」牠用手指算着，一面唱出來：

「一，二，三，……九隻螃蟹。一共是九隻！」

但是那些螃蟹是在地上散漫地到處爬着，所以還未及等到狐狸算完的時候，牠已感到有些不見了。他立刻重新再數一遍。

「一，二，三，……七隻。什麼，只有七隻？」他失驚地重新再算第三遍，第四第五遍，一直到最後只剩下隻螃蟹。瘋狂地牠把這隻螃蟹抓在自己的爪裡說道：

「不，不，不管怎麼樣，我不能再讓最後這一隻給走了去。」於是，他很快地把這隻螃蟹就往自己的嘴裡送隻去。

### 鳥和爛蘋果

三粒鮮紅的蘋果掛在樹上；牠們都是成熟的被遺忘的，這是已故的希臘女詩人莎佛有一次沮喪地形容過。

一陣大風吹來，把牠們都吹落在地上。不幸得很，把牠們都吹在一堆。於是牠們開始推呀，罵呀，咀咒呀，彼此都用一種最不堪入耳的名詞來辱罵對方。最後，牠們緊緊地拉在一起，向一隻鳥控訴，叫她給予一個最公正的評判。

「我怎能評判呢？」鳥問道，「如果我不明白你們爲什麼會碰在一起；或者你們到底在吵的是什麼東西？但是，我所知道的就是你們都是三粒爛蘋果；而且要是你們越爭吵下去，你們也就越腐爛起來的——就是這樣。」

松 籐 譯

是一個不幸的他的無心的疏忽——他厭倦了，脫離了群眾，他完全忘記自己是什麼人，忘掉自己所處的地位——「因此，現在應該馬上槍斃我，以挽救我們的偉大的主義！」

在會晤他的家屬之後，佐丁懷想着：「我們的存在是爲着未來，只是爲着不幸的人們的幸福」的心情，想道：「爲了這個緣故，此刻是值得生，同時更值得死的呀！」

——當他驕傲地站起來，準備獻出他最寶貴的東西——生命時，他發現了在對岸的曠場上，許多工人

整列了隊伍，預備上戰場。一片宏亮的歌聲傳到他這邊來。於是他——偉大的佐丁愉快地犧牲了。這個故事，很使大家不愉快吧？因爲佐丁是完全忠於人民的，可是由於一點點小小的疏忽，結果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槍斃了他。像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當然是難忘的，同時我們又能夠看出，佐丁是一位很值得欽佩的英雄，他能够在需要他時付出最後的一滴血，這種偉大的精神，是任何人都敬仰和羨慕的！

# 洗星海——勞動人民的歌手

· 秋雲 ·

今年十月卅日是洗星海先生逝世九週年紀念。

對這位中國人民偉大的音樂家，戰友和導師的逝世日子，讓我們來追憶和悼念，使我們再清楚地記憶起他底光輝的戰鬥事蹟，這無疑地將給我們以莫大的教育和鼓勵。

星海先生作爲一個英勇的革命戰士和偉大的人民音樂家，他對人民解放事業有着極大的貢獻。他的一生中是充滿了戰鬥的光榮生活。他不疲倦的刻苦地爲鬥爭中的中國人民寫下了許多歌曲，鼓舞引導人民走向勝利與光明；千千萬萬的兵士學生和勞動羣衆，高唱着他所作的歌曲，舉起了戰旗，踏着堅定的脚步，去和敵人進行生死的戰鬥。青年們在他的教誨和影響下，走向光明的大道。但是，當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時，人民都在企望再能聽到和唱到他的雄偉健壯的歌聲之際，他却病死在社會主義的祖國——蘇聯。星海先生的死是中國人民巨大的損失；他留給我們的財產是多麼豐富與光輝的；因此我們應有責任將他的遺產拿來研究和整理，我們要研究他的生活，研究他學習與創作的道路。

星海先生是勞動人民的兒子。他的父親是漁人，所以在他的身體里自然就會有勞動人民的血液。生後就沒有和父親見面；依靠祖父和母親的撫養成爲人。他自幼就喜愛音樂，會入北平及上海音樂學校，但却感到在國內是不能滿足，常想到國外去再學習，所以他一得到馬思聰先生的幫忙，介紹他到巴黎學習音樂的機會，就不願自己本身的窮困，在一九二九年下了很大的決心，離開了親愛的祖國到巴黎去。

星海先生在巴黎的那些日子里，生活窮困極了，常常在失業與飢餓中過活着。生活的重壓，迫使他去做着各種的苦役，像餐館的跑堂，理髮雜役，以及看守電話的傭人和其他各種被人認爲是下賤的工作。爲着要在繁重複雜的工作里抽出一點時間來學習提琴，他早起早睡。結果把身體弄得很累。有一次在拿菜上樓時，就暈眩而連人帶菜都摔倒，這樣子他就挨了罵後被開除了，失業了；有過好幾天，又冷又餓，只得拿了提琴到餐館去拉奏討錢，忍受着各種恥辱。拉奏了幾天所得的錢又不多，回寓所就不覺的哭了起來。曾經有一次在討錢的時候，被一位中國留學生打了一巴掌，罵他丟了中國人的臉，當時他氣憤的流着眼淚。這些苦難生活的折磨，深深的刻在他的腦中，都教育着和鍛鍊着他，更加深了他學習音樂的決心。

星海先生雖然身在巴黎，但他却時常關懷着他親愛而又遭受着苦難的祖國。他平常很喜歡去看法國人民慶祝的遊行，看看法國人民愛護着他們祖國的熱情，和聽那馬賽曲的悲壯的歌聲，這又引起他想起自己的祖國，回味着巴黎的切身痛苦的生活，兩眼含着淚水，偷偷的痛哭起來，因此他要發洩他的感情，他就用音樂來描寫他對祖國的懷念和生活中的痛苦。描寫和訴說苦難的人生。

星海先生所住的地方很壞。是一座大廈的閣樓。一間小房很是狹小，惟有一個人的高度，牆紙只能放一張床和一張台子，台上面有一個叫「牛眼」的天窗。他在練習提琴時就站在這台上，半身露在屋外，對着天空，練習他的音階。他在巴黎很得他

老師普羅刁客的幫助，他不但不收他的學費，且給他種種物質的幫助。有一個法國女青年作曲家，在他要考進「巴黎音樂學院」時，爲他先練習了八個月的鋼琴的伴奏。

帝國主義的種族的歧視，也深深地教育了星海先生，加強了他對帝國主義歧視弱小民族的認識。當他要進入巴黎音樂學院的門時，可是因爲衣服的不相稱，又是一個「中國人」，結果被門警擋在門外。幸虧是他的先生普羅刁客剛從外面來，才把他帶了進去。

一九三〇年，星海先生在作曲班畢業了。因了經濟的問題，同時也想急於回國，要把力量貢獻給國家，所以他決心回國了。在回國的途中，他沒有錢，得了朋友的幫忙，才能坐船回到家鄉，一路上，他和工人水手生活在一起，爲工人們演奏，感到非常愉快。

回到國土，星海先生就把整個身心獻給了偉大的民族抗日戰爭。他的音樂一開始就充滿了各種被壓迫同胞底呼聲，他把音樂來爲被壓迫的祖國服務，他認清了歌曲在戰爭中的重要性，是發動群眾的組織的最好武器，他像一個戰士帶着槍隨時都在戰鬥着。他被百代公司和新華影片公司所聘請。這時他寫了很多救亡歌曲，像「戰歌」，「救亡進行曲」，「熱血」等。但這兩個職業並不長久，因爲他不把音樂當做賣買，爲了不出賣良心。他跟新華影片的老板鬧翻，辭出了職務。這樣子，他又失業了，可是在這個時期，他應了整個群眾的需要，義務的到各個歌詠隊或團體里去教歌，去發動群眾，祖國的事業而獻出全部力量。

「八一三」抗日戰爭爆發，他參加了上海的演劇第二大隊。到內地展開了救亡運動，一直到了武

漢。這時演劇第二大隊的工作成了推動武漢救亡的工作骨幹，到處組織起歌詠隊，向工廠，商店，農村擴大。這時他又作了「五一工人歌」，「新中國」，「當兵歌」等。可是，因武漢國民黨反動派的壓制，百般阻撓和破壞，使到救亡工作無法進行，困難重重，一些幹部有的則灰心了，有的則經不起物質誘惑墮落下去。失望和腐化的生活，促使星海先生渴望找到一個能自由呼吸和自由創造的地方。於是，他想起了延安，想起了這抗日的聖地。他會見到一些從延安來的青年，這些青年底刻苦，朝氣，熱情吸引着他們。可巧當時延安「魯藝學院」寄來了一封師生的簽名信來聘請他，所以他就起程北行了。

到了延安故都，星海先生的生活才安定下來，除了休息的時間外，就是不斷的學習和工作。生活既然安定，星海先生就開始寫起大型的創作，如「生產大合唱」，「黃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之類，都是這時期完成的。

一九四〇年，星海先生爲着要更進一步的學習音樂，爲着更深入一步的研究，於是他離開了延安到蘇聯去，去學習社會主義的先進音樂。那知一到蘇聯，蘇德戰爭就爆發了，他獻出了力量去爲反對德國法西斯帝國摧毀世界而鬥爭，他奮不顧身的工作着，向世界勞動人民發出了戰鬥警號！但他竟害了病，在人民非常需要他時病了，他頑強的身體，變成了一座醫科的總病院；雖然在莫斯科很受優待，但這並不能挽救着日漸衰潰的身體。最後，他像巨人似的倒下去了，這一代的戰士，歌手，中國人民又沉默了一支雄壯的號角，失去了一顆光輝的慧星。這短短的廿年來竟奪去了我們兩個年青的戰士（聶耳，冼星海），這怎不教我們惋惜呢！



## 太陽還是要上升

謙 君

拳頭加上鐵鞋，  
強暴代表文明，  
在這死一樣的土地，  
正義結成了冰。  
舊的血漬還未乾固，  
舊一代的仇還沒算清，  
墳地裡又是一群新鬼，  
牢獄裡又多幾個「暴民」！  
誰說我們不是這裡的子民？  
誰說我們存有非份的野心？  
我們有心愛人，  
我們也需要別人的愛情。  
正義永遠不死。  
我們懂得誰是朋友，  
我們也懂得什麼是仇恨。  
當天還沒有破曉，  
當四圍還是黑黑的樹林，  
我們要找出一條新路，  
我們要把睡熟的人喊醒。  
縱使雄雞給扼死了，  
太陽還是要上升。

幾十年來，星海先生發揮了他的力量，他向人民學習，人民滋養了他的靈魂，在他的歌曲里，是謳歌着人民的苦痛和光榮。他從倒下去了的聾耳手中，接過了戰旗，高高的舉起。雖然他是畢業於資產階級式的音樂院，但是他明確的認識到要站在大衆的立場，創作里要充滿着現實主義，他應把全部身心獻給勞苦大衆，畢生盡瘁對於建立工農大衆的新音樂而奮鬥，直到他死。星海先生很喜歡接近青年學生，農民，工人，他從勞動人民底喜怒哀與呼吸里，吸收着新生的活力到作品中。在他的許多歌曲里，含有一種蓬勃，熱情，激昂的奔流，歌曲里表現了中國人民雄偉的氣魄和堅強不屈的戰鬥精神。就像一把火種點燃起無數的火炬，照亮了各個黑暗的角色。星海先生的歌曲里具有兩個特點，他的創作是結合強烈的政治性，與藝術性。他的創作態度是嚴肅的。他要求創作應「大膽」，「不太顧及規律」，創作（一）要民族式，（二）要正確的思想

，他澈底的反對老一套的思想和陳舊規律，以避免使個人的創造力被束縛在「墨守成規」的死氣沉沉的圈子中。歷史已證明這完全是正確的，星海先生的創作業績在中國音樂史上表現了空前的輝煌燦爛，這豐富的創作成果顯現了人民大衆的鮮明立場和新鮮活潑的民族氣派，在新的風格和形式上，給我們開闢了一條光明的大路，我們應該學習他熱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學習他對廣大人民的愛，學習他正確的藝術路線方針——為政治服務，為群衆鬥爭的路線方針。

星海先生的路是我們的模範。他倒下了，但他並沒有死，他的聲音，將永遠地活在人民的心中活在人民的口中，人民的聲音，將因他的死而唱得更憤怒更响亮。讓我們在這黎明前，唱着勞動人民的歌來紀念他，讓他的歌聲成功激勵我們戰勝黑暗的鐵流！

# 骯髒的黑手

亞明

(一)

在這都市的道旁，  
劃出一塊大的空場，  
在這空場的中心，  
正在建一座大的教堂。  
交橫的木架比蛛網還密，  
像用骷髏架起的天梯，  
一萬隻手，幾千顆心靈，  
從白到黑在上面搏動。  
這稱起是壓倒全市的一件神工，  
無妨用想像先給它繪個圖形：  
「四面高牆隔絕了人間的罪惡，  
裏邊的空氣是一片靜寞，  
一根草，一株樹，甚至樹上的鳥，  
只是生在聖地裏也感到驕傲。  
大門頂上橫一面偉大的十字架，  
街上過路的人都走在它底下，  
耶穌的聖像高高在千尺之上，  
看來是怎樣的偉大，慈祥！  
他立在上帝與人世中間，  
用無聲的話傳達主的教言：  
「奴隸們，什麼都應該忍受，  
餓死了也要低着頭，  
誰給你的左腮貼上耳光，  
頂好連右腮也給送上，  
忍辱原是至高的美德，  
連心上也不許存一絲反抗！  
人間的是非肉眼那能看清？  
死過之後主自有公平的判定。」  
早晨的太陽先掠過這聖像，  
從貴人的高樓再落到窮漢的屋上，  
黃昏後，這四周嚴肅得叫人害怕，  
教堂的影子像個魔鬼倒在地上。  
早晨的鐘聲像個神咒，

(這鐘聲不同別處的鐘聲。)  
牽來了一群雜色人，  
男女牧士們走在前面，  
黑色的頭巾和長衫，  
微風吹着它們飄蕩，  
彷彿罪惡在光天之下飛揚。  
後面逐着些漂亮男子，  
肥白的臉皮上掛着油絲，  
脚步輕趨着，低聲交語，  
用心做了一臉肅穆。  
還有一隊女人綴在後邊，  
脂粉的香氣散滿了庭院，  
一個用長臂挽着別個，  
像一個花圈套一個花圈。  
陽光像是主的愛，照着這群人，  
也照着他們脚下的石階，  
鐘聲一陣像暴雨似的急响，  
送他們進了神聖的教堂。  
中間有的是剛放下了屠刀，  
手上還留着血的腥臭；  
有的是因為失掉了愛情  
來到這兒求些安寧；  
有的在現世享福還嫌不够，  
為來世的榮華到此苦修；  
有的是宇宙傷了他多情的心，  
來對着耶穌慰藉心神；  
有的用過來眼看破了人生，  
來求心上利那的真誠；  
有的不是來爲了求恕，  
不過爲追逐「一個女人」。  
雖是這些心的顏色全然異樣，  
然而他們統統跪下了，朝着上方。  
牧士登在台上像威權臨着這羣衆，  
用靈巧的嘴，

用靈巧的手勢，講着教義像講着真理。他叫人好好管束自己，不要叫心做了叛逆，他怕這空說沒有力量，又引了成套懲勸的舊例。每次飯碗還沒瀉着口，感謝的歌聲先顛在咽喉，晚上每在上床之前，先用祈禱來做個檢點，這功課在各人心中刻了板，他們做來却無限新鮮。

(二)

然而這一切，一切未來的繁華，與險前這一群工人無干，他們在一條辛苦的铁鞭下，只忙着去趕契約上的期間。有的在幾千尺之上投下隻黑影，冒着可怕的一低頭的暈眩，石灰的白霧迷了人形，泥巴給人塗一身黑點，鐵錘下的火花像慧星向人掃射，風挾着木屑直往鼻眼裏攪。這裏終天奏着狂暴的音樂：人聲的叫喊，軌軌的起重機，你聽，這是多麼高亢的歌！大鋸在木樁上奏着提琴，節奏的铁砧扣着拍子，這群工人在這極度的狂樂裏，活動着，手應着心，也極度的興奮，有的把巧思運入一方石條的花紋；有的用骯髒的黑手捏成耶穌的模樣。這群人從早晨背起太陽，一天的汗雨洩盡了力量；平地上，一萬簷燈火閃着黃昏，燈光下喘息着累倒了心。他們用上語放浪的調笑，雜一些低級的談諧來解疲勞，各人口中舒吐一縷長烟，煙絲中雜着深味的鄉談，那是家鄉場園上用消夏夜的，永不嫌俗，一遍兩遍，不怕的一萬遍，

於今在都市中他們也談起來了，談起也想起了各人的家園。他們一點也不明白爲什麼要蓋這教堂，却驚歎外洋人真是有錢，同時也覺得說不出的感激，有了這建築他們才有了飯碗。（雖然不像是爲了吃飯才工作，倒是像爲了工作才吃飯。）

這大建築把這大眾從天邊拉在一起，陌生的全變成親熱的兄弟，白天忙碌緊據在各人的心中，沒有閒暇去做思鄉的夢，黑夜的沈睡如同快活的死，早晨醒來個奴隸的身子。是什麼造化，誰作的主，生下他們來爲了吃苦？太陽的烤炙，風雨的浸淋，鐵色的身上生起片片黑雲，機器的凶悍，鐵石的壓軌，誰的體軀是金鋼鑄成？家室的累贅，病鬼的侵襲，苦澀中模糊了無色的四季，墜下半空成一攤肉泥，這真算不了什麼希奇，生死文書上勾去個名字；然而他們什麼都不抱怨，只希望這工程的日期延長到無限。

(三)

不過天下的事誰敢保定準。今日的叛逆也許是昨日的忠心，誰料定大海上的那剎起風暴？萬年的古井也說不定會湧起波濤！等這群罪人餓瞎了眼睛，認不出上帝也認不清真理，狂烈的叫囂如同沸水，像地獄裏奔出來一群魔鬼，用蠻橫的手撕碎了萬年的積倦，來一個無理性的反叛！那時，這教堂會變成他們的食堂或是臥室，他們創造了它終於爲了自己，那時這兒也有歌聲，不是耶穌的讚頌，那是一種狂暴的囂嚷，太陽落到了罪人的頭上。

# 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

松藤譯

曼希沃，克拉夫脫是一個音樂家，他的父親約翰，米希爾是一個有名的音樂指揮家。故此曼希沃的兒子會成爲一個音樂家，這是很不足爲驚奇的事。

曼希沃的妻子，魯意莎，是一個小戶人家的拙笨的女子。約翰，米希爾極不滿他的兒子娶這位身份比他低賤的妻子。但是不久，魯意莎溫柔忍耐的德性，漸漸的博得了他的歡心，也就原諒了她。在感情上他們是蘊着一種調和的氣氛。曼希沃是一個揮霍無度的酒鬼，把得來的錢完全化得一乾二淨。米希爾這位家翁時時將自己的養老金拿出來給魯意莎維持家用。

一個偶然的機會，曼希沃有一天看見他三歲的兒子克利斯朵夫在鋼琴旁邊彈鋼琴。乘着酒興，他有意思想把克利斯朵夫造成一個神童。於是克利斯朵夫的音樂課開始了。他日以繼夜不停地練習鋼琴的音譜，一直到完全純熟了爲止。但是他常常反抗鞭打，一切的體罰只造成反抗得更激烈。最後他還是爲了酷愛那架鋼琴和那美妙的音樂所吸引住，才肯屈服。

他的祖父發覺他一面在玩玩具，一面卻在哼聲作有旋律的曲子；坐在自己的房子裡，他就會把這些斷斷續續的曲子整理起來，編成樂曲。克利斯朵夫在作曲方面，早就顯出了他卓越的天才。

七歲半他第一次在音樂會裡演奏。穿着極可笑的衣裳，他以一個六歲神童自居，在宮裡出現。他奏出許多德國的名著樂曲。最大成功是他演奏自己所作的樂曲。這些樂曲都是他的靈感的記錄收集起來，以高價用精美的版在一家私人印務處刊印的，叫做童年遺興，計有：Gria, Minuetto, Valse, and Marcia, Opus 1. 那些公爵們聽了，快樂極了，當場對這位神童賜以榮譽。

十餘歲時，克利斯朵夫便正式充當了宮庭音樂會裡的第二提琴之職。他的父親是這音樂會裡的樂

師。演習啦，開音樂會啦，作曲啦，授課與受課啦！這一切都是他每天的生活。在經濟上他成爲家庭裡的主要支柱；他父親每月的薪水也都由他代領回來。他生活上的種種細節都完全忽略了，甚至於沒有人會教他在飯桌邊的禮節。

曼希沃的死，在經濟上對克拉夫脫家庭無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到了約翰，米希爾的死，已經是另外一回事了。克利斯朵夫的兩位兄弟是不常在家的，所以現在只有魯意莎和她的兒子，克利斯朵夫。爲了節省金錢起見，他們搬到一間比較小的和更簡陋不堪的屋子去。

這個時候，克利斯朵夫身經過一連串的戀愛，但都終告失敗和帶來了痛苦，這都是由於他的太誠實的品性和缺乏社交上的種種禮節的緣故。二十歲左右，他愛上了一個粗俗的女店員，阿達。因爲社會上的閒言，使得他不容易再招收新的學生，而且連僅有的幾位學子也難以保留。當他大胆地發表批評那些老前輩的音樂家時，他失卻了在宮庭音樂會裡的提琴職位。他幾乎決定離開德國。

在一個農人的跳舞會裡，他從一群喝醉了酒的丘八手裡救了一個村女叫羅貞，爭吵的結果，一個丘八當場喪失了生命，兩個受了重傷，鬧成了一死兩傷的人命橫禍。在德國不能立足的時候，克利斯朵夫逃到法國去。

起先在法國，這個他一向最羨慕的國家，克利斯朵夫感到很不容易適應這裡的水土和人情氣候。不多久，他便結識了一群富有的而諷刺的猶太人，美國人，比利時人和德國人；可是他對他們這種的曲解的，虛偽的風氣深感到痛恨和討厭。他的音樂，雖然只有少數人欣賞，仍然還沒有廣大地受人歡迎。過了一個時期，漸漸地他成爲一個醒目的人物；另一方面他又受到一般批評家的指責和譴許。他畢竟是受人注意了，這是一件最要緊的事。儘管人家怎麼樣寬待他，送贈卷與他去劇院或赴音樂會，可是

他依舊還是那麼樣的窮愁潦倒。

在史丹芬斯家庭裡；他是一個極受歡迎的人物。在那裡，他是高爾德——一個專喜愛賣弄風情的女孩子——和葛拉齊亞的教師。葛拉齊亞是高爾德的表妹。他是一個比較年青，也較溫和的少女。克利斯朵夫這次倒不會愛上高爾德，但卻成爲她最要好的朋友。葛拉齊亞盡管死心帖地的崇拜他，思戀他，克利斯朵夫也只把她當作學生看待。

一天晚上，她認識了奧里維亞。奧里維亞是一個害羞，性怯的文人；他是克利斯朵夫的音樂的一個最忠實的崇拜者。克利斯朵夫也很快地被奧里維亞吸引住，雖然起先他並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奧里維亞的臉只是異常熟悉吧了。

原來奧里維亞恰好是克利斯朵夫曾經一度思戀過的安多納法的弟弟。克利斯朵夫尚未離開法國以前，有一天一位猶太朋友送給他兩張上等的包廂戲票。知道沒有人陪同他去，克利斯朵夫便獨自去看。在戲院前庭，他看見一位法國女家庭教師從包廂裡被叫開來；本能的克利斯朵夫便帶她一起進去看。恰好安多納法的顧主夫婦正在那兒，他們也以爲是會被邀請的。一氣之下，便將安納法的職位給辭了，因爲覺得是一種耻辱，不實際地被人輕視。

當她回法國時，克利斯朵夫最後一次又在火車站瞥見她。這就是克利斯朵夫與她來往所經過的歷史。現在爲止，她才知道安多納法是爲了支持奧里維亞入學而把自己完全健康殲壞了。換到奧里維亞最後的入學考試及格時，她已經有肺病了。她在克利斯朵夫未抵達巴黎以前便死去。

克利斯朵夫發覺奧里維亞是一個眞摯的朋友，他們倆同住在一間屋子裡。那間屋子只不過是中等人家或低等人家住的，加上其居民和奧里維亞的指導，克利斯朵夫才逐漸地看到法國眞正的靈魂。撇開這個複雜和燦爛的巴黎以外，那些普通的人民是和平地有目的地生活着，生命充滿着一種理想的，人類的自由。

奧里維亞成爲克利斯朵夫的擁護者？而且極力在評論上推薦他，使他成名。然而一個人，一個重

要的人，暗地裡卻在幫助克利斯朵夫。這樣一來，在短短的數年內，他在法國成名了，同時他的名譽也漸漸地傳到外國各地去。他成爲新近音樂界裡一個第一流的作曲家。

奧里維亞與淺薄的雅葛麗納的結婚，分散了這一對摯友。在他的寶貴的生命裡，克利斯朵夫又結識了更多的朋友，但沒有一個比得上奧里維亞那麼摯誠，那麼親愛，最後他發現了他的大恩人。原來是葛拉齊亞。葛拉齊亞現在已經嫁給一個奧大利公使的秘書。

雅葛麗納不久離開了奧里維亞。奧里維亞和克利斯朵夫都參加了產業勞動革命的活動。慶祝「五一」勞動節那天發生大暴動；奧里維亞被刺身亡，克利斯朵夫殺死了一個兵士後，便離開了法國。

逃亡在瑞士的幾年中，克利斯朵夫搞上了一個極痛苦的戀愛。這次對象是安娜，他一個朋友的妻子。戀愛的結果，使得他發現自己良心受到責備；這種打擊致使他的天才的發揮，又暫時停滯了一個時期。但是得到了葛拉齊亞現在是一個寡婦——的幫助，克利斯朵夫振作起來，便在這兒一直渡過十年最寶貴，最有價值的生活。

當克利斯朵夫回到法國的時候，他是到處被人們包圍，被熱烈地歡呼。他很自慰地發覺自己是一個成名的藝術；但是卻感到在那些青年藝術家眼中，自己已是一個落伍者了。

葛拉齊亞和克利斯朵夫雖不會結婚，他們卻成爲最眞摯最穩固的心腹朋友。葛拉齊亞死在埃及，遠離了她最親愛的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死於巴黎。最後克利斯朵夫還是堅強的，不妥協的，因爲他是一個眞正的藝術家。

本文自「世界文學名著梗概」紐約出版。

一九五四年

十月十三日



# 中秋夜

茅 草

晴朗的天空，高懸着一輪皎潔的明月。幾片薄紗似的浮雲，輕輕地飄動着；稀疏的星星，閃着微弱的光。

四週的景物，像死一般寂靜；草木都懶得動一動。幾株高聳的椰子樹，在月光下，彷彿是幾把張着的大扇子。偶而有一陣微風拂過，椰子樹葉才慢條斯理的擺了幾擺，一會兒又回復了原先的不動狀態。膠樹和香蕉樹都顯得那麼幽閒。

村子裏的人家，戶戶都在屋子外邊擺設了一些月餅蘋菓之類的食物來「拜月」。不時有人們的談話聲，小孩子的嘻笑聲突破了寂靜的夜的空氣。

椰子樹底下，散落着幾間矮小的亞答屋。微弱的燈光，從亞答屋里射出外面來。有一些小孩子提着紅紅綠綠的燈籠，在屋子的旁邊四處遊行和蹦（足旁）跳。

阿田嬸從厨房里拿出一包月餅和一包花生，走到房子里來。

「阿成，歇一會吃塊月餅吧！」阿田嬸說。

「噢。」阿成正在俯案做功課，聽到了阿田嬸的話，於是就停止了下來。

「這月餅是我今早上巴刹的時候買的，我想買回來讓你嘗嘗。」阿田嬸一面說一面打開了月餅封紙。

「媽，你又破費了，現在行情這樣壞，我們的經濟又不怎樣充裕，只要三餐吃得飽就好了，爲什麼又要買這些東西來吃呢？」阿成皺着眉頭說。

「話雖然是這麼說，可是中秋節是每年才一次的，難道逢到這個佳節連一塊月餅也不肯買來吃嗎？我們是窮人，逢年過節自然不比人家那麼潮氣，不過對於節日說該有個表示。」

「好了好了，別再多囉嗦了，拿一塊去吃吧！」阿田嬸打斷了阿成要說的話，遞給他一塊月餅。他們母子兩人，在燈下吃着月餅，剝着花生。

從窗子望出去，只見屋外的月光如水，景色非常優秀。……阿田嬸痴痴的對着這月色出神，她的眼角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溼了。她拉起衣角來悄悄的擦着。

「媽，你怎麼流淚了？」阿成驚訝地問。

「沒：沒什麼。唉……：我總覺得我們的情景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才幾年的光景，想不到竟變得這麼快。如今……」阿田嬸悲傷地說。

「你不是又再想起了阿強？」阿成若有所思地問。

「噢，我又想起了阿強了。前年的今天，也是中秋節的晚上

，景緻完全和今晚一模一樣……：……」

「媽，你不必再想到過去的事，悲傷是沒有用的。」阿成不知要用什麼話來安慰他的母親好。前年，也是在同一個中秋節的夜里。

已經是夜的時分了，不消說，人們早已進入夢鄉中。整個村子，好像死去了一樣。除了有幾聲小虫的低鳴，另外一點兒聲音也沒有。

汪汪汪……：一陣非常淒厲的狗吠聲，使得週圍的空氣都緊張了起來。

接着是一陣劇烈的打門聲。阿田嬸在睡夢中被驚醒了，她揉了揉惺忪的雙眼，急忙下牀來。

「喂！開門啊！……」是非常粗暴的男子聲音。

門還是被大力地猛敲打着，似乎也用起腳來踢了。彭彭彭（三字從口）的响聲，像是要將亞答屋頂震塌下來。

「來了來了！」阿田嬸衝到門邊，趕緊打開了門。

一道非常強烈的手電筒的光，直往阿田嬸的臉上照過來，使到她的眼睛直睜不開。

立刻闖進了幾條大漢，來勢兇兇。

「怎麼這樣慢才來開門？」  
一個大漢埋怨着。

「剛……剛剛起來……」  
阿田蠕蠕顫着說。

大漢們都虎視眈眈，兇惡的眼光向屋內四處掃射，似乎想發覺或預防着什麼東西。

「別多說了，我問你，你要好好的告訴我，知道嗎？」另一個像是「頭目」的大漢向阿田蠕說

「知……知道……」  
「好！你這里有沒有一個叫着阿強的？」

「有……有的，他是……是我的兒子，請問你們找他做……做什麼？」

「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在房子里睡……睡覺。」

「叫他出來！」  
阿田蠕急忙回到房子裏。阿強和阿成早已驚醒了。

「媽，是什麼一回事？」阿強問。

「趕快……」阿田蠕還沒有說出話，幾個大漢也闖進房子里來。

「那一個叫阿強。」  
「我。有什麼事嗎？」阿強應着。

於是有兩個大漢衝了過去，一把將阿強挾住。阿田蠕和阿成都緊張了起來。

「你們這是做什麼的？」阿強問。

「哼！做什麼！」那個「頭目」傲慢地哼了一聲，隨即又發

出了一道命令。於是他的一些「嘍囉」們就動手了。

經過了約莫兩個鐘頭，衣櫥，抽屜，箱子，……都給翻得一塌糊塗。牆壁縫，牀底下，一孔一洞都給挖過。結果什麼也沒有拿。大漢們都大感失望。因此，老羞成怒，故意將衣服書箱丟在地上。

「好，走吧！」於是阿強就讓大漢們挾出去。

阿田蠕緊拖住阿強，不肯讓他們帶走。

「他沒有做壞事啊！你們別冤枉了好人。嗚……我們一家就靠他一個養活呀！你們把他抓去叫我們母子怎樣活下去……嗚……」

「滾開滾開！」大漢走過去想推開阿田蠕；但是她將阿強抱得更緊。

「我求求你們……嗚……他是好人呀，嗚……」

「哼！好人？他是……」大漢說着用力把阿田蠕推在地上。

「……」  
天上，那輪皎潔的明月，讓旁邊一朵烏雲移過去蓋住了。於是，大地變得一片漆黑。

夜虫哀鳴了幾聲。……

× × ×

自從阿強被帶走了之後，阿田蠕不知道曾經流了多少的眼淚。

本來，他們這個小家庭，一向生活是過得相當安寧的，雖然

物質的享受不怎樣好；但是三餐還可以吃得飽。

阿田叔早在日治時期逝世了，留下了阿強和阿成這兩個孩子。好在那時阿強已經是將近二十歲了，阿成也上了十歲，孩子們都不致太幼小，所以阿田蠕就省去了許多的負擔。

阿強當他父親在世的時候，小學曾經唸完了。因此，有了這一根底，就可以做爲他日後自學的基礎。

和平以後一直到前年，他一人做工來養活一家，同時還供給阿成唸書。

阿強是一個勤勞的工人，他白天到工廠做工，放工回家後還幫忙他的母親料理一些家務。晚上，又孜孜不倦地在燈下努力學習。

鄰居們，工友們，大家都很稱讚阿強。他們都說阿強待人好，肯幫他人的忙，永遠是一個受人愛戴歡迎的人。

有時放工回家，阿強挑了兩個水桶到井邊去汲水，看到鄰居婦女們非常辛苦的從井里把水汲上來，於是他就上前去：

「由我來吧！」說着他就接過了水桶，幫忙她們汲水。

「阿強真好真能幹，他時常幫助我們。」大家都在阿田蠕面前這麼說。

「那里面？這是應該的嘛！」阿田蠕聽到人家稱讚自己的兒子，快活得心花都開了。

因爲阿強待人好，所以人家

也很關心他。

「阿強這孩子已經是二十多歲了，你怎麼不替他打算一下呀？」鄰居的婆婆們都時常這麼問阿田嬭。

「我怎麼會不替他打算呀！我才替他操心呢！不過每次我向他提起這件事情，告訴他說年紀也不小了，總該有個打算；但他總是推三推四的，說什麼目前行情不好，經濟又困難，而且還說這件事情最好慢慢再說。因為他這麼表白了，我也不再說什麼了。」阿田嬭向鄰居們這麼說。

不久，聽說阿強在工廠里跟一位在一起工作的女工要好，這件事情很快就傳開了。阿田嬭知道了暗想：難怪我替他做的他總是推這推那，原來這時代的青年人是要自由的。她的心中也非常高興。

「阿強哥，幾時娶老婆請我們喝酒。」鄰居的孩子們時常拿這件事向他開玩笑。

「快了快了。」阿強也總是坦白地回答他們。

× × ×  
阿強被帶走了，對阿田嬭和

阿成固然是一個莫大的悲哀，而對於村裏的人們也覺得彷彿失去了什麼。

首先，阿田嬭一家的生計沒有了着落；雖然靠着僅存的一些款子；但也只能打發一個極短的時期，來日方長，要怎樣來渡過呢？

阿田嬭認為唯一的法子，就是自己去找事情做；可是，這也不是那麽容易就能够找得到的。

不久，僅存的款子吃光了，阿田嬭拮据到三餐都發生問題了。好在一些鄰居們，他們雖然也是非常困苦；但是還勉強幫忙阿田嬭和阿成母子渡難關。

阿田嬭常常在夜裏偷偷地哭泣着，想起了阿強，想起了這個破落的家，她老淚縱橫。她想，如果阿強不讓他們帶走，這個家絕對不會落得如此下場。是他們使到她家破人散，是他們迫她和阿成差點兒餓死！

有一天，阿田嬭忽然接到一位工人帶來一筆錢給她。那個工人自稱是和阿強在一起做工的，他說這些錢是廠里的工友們捐出來要幫助阿強的家屬，因為工友們一時沒有錢，積了一些日子才

只這一點點，請阿田嬭見諒並收下。阿田嬭聽了這位工人的話，她感動得流淚了，她說：

「這怎麼可以拿你們辛辛苦苦賺來的錢呢？啊！你們對阿強太好了。」

「這沒有什麼，我們都是做工的，大家好像兄弟，誰有困難，自然應該大家來幫忙。」這位工人說：「以後如果有什麼困難，工人們一定會再幫忙的。」

× × ×  
後來，阿田嬭找到了工作，替人家洗衣服，一家的生計才有了着落，同時也勉強讓阿成繼續唸書。可是，阿田嬭是已經上了年紀了，每天辛苦工作，生活的折磨，使她越顯得蒼老了。

× × ×  
夜深了，阿成已經睡着了；阿田嬭還痴痴地在想着，不時拉了衣角來揩眼淚。

天上的月亮，冷冷地睥睨這多難的人間……

稿于一九五四年九月  
武吉知嗎河畔



# 平凡的故事

星

在這崎嶇的社會上，無數悲慘的故事不斷在發生着。而這些故事中的主角，都是平凡的人；平凡的人，平凡的故事，也許很無味吧！然而這些故事却是那麼現實、動人；因為這些故事反映出那魔鬼的猙獰，也反映出勞苦的人們對黎明的期待。

大清早遠處的殘霧還沒散盡，亞根嫂挑着担子趕着到巴殺去，脚踏在凹凸不平的石路上，又痛又凍。然而，她並不在乎，這痛在她腦海裡，只充滿着「遷移」這可怕的問題。她想着，想着當天接到信內情形……

事情是這樣的，在幾天前，她突然接到一封「遷移」的通知書，爲的是要建築什麼場啦！她想，要我們遷，遷到那裡去？不給我們屋子，也不給我們田地，就要我們遷，那有這麼容易的事。

自從接到總令，這破爛的村莊開始騷動了，大家都在担心着，因此議論紛紛……

「他們也許不會這麼做吧！」

「蕃薯嫂這麼推測。」  
「對啦，我們一向來都是安份守己的過活，而且這裡的田地又是那麼的肥沃，他們那會忍心要我們搬呢？」在村中頗有名望的金財伯也一知半解的推測着。

「可是，命令就是命令，它那管得你這麼多。」是一個青年的聲音。

「我們要請求，我們要……」  
「一個宏亮的聲音。」

雖然意見是那麼多；可是，

在大家的腦海裡，却有一個同樣的希望，那便是希望不會真的要他們搬。因爲，他們認爲人與人之間至少還有存着感情，而這感情便能把人與人聯合在一起。

「喂，亞根嫂，今天怎麼走得這麼慢？」

突然一個聲音打斷了她的思念，朝着那叫她的方向望去，原來是石榴嫂，她也挑着一大担的青菜要到「巴殺」去。

「早呀；石嫂，你怎麼今天這麼沒精神？發生了什麼事嗎？」

「唉！話說來長着呢，昨天亞狗的爸在替人家建屋子，從三樓跌下來，送到醫院去已經要斷氣了，可是醫院裡還說人滿，只給了他一些藥水，便叫他回來。到了昨晚他還不會開口，急得我要命，連夜請醫生打針吃藥，花了不少錢，好在只跌斷一腳。唉！以後看醫生的錢要從那裡借來呢？唉，我們窮人總是多禍。」說到這裡，石榴嫂的眼眶已充滿了淚水。

「唉！這年頭真是多事，前些時雞瘟，我們村裡死了不少雞，青菜的收成又少，東西又天天起價。我的孩子亞豬也因為交不起學費停了學。唉，我守了這麼多年寡，像這樣的情形還是第一次碰到。」亞根嫂訴苦說。

「恩（口旁）對了，今天已經是七月十六了，你記得嗎，我們沒搬，也許會有事的。」石榴嫂提醒亞根嫂。

「我怎麼會忘呢，這幾天我

就一直爲這事担心理。

她們走着，路在她們腳下漸漸擴大，不知不覺已快到巴殺了。

這時，初升起的太陽的光芒溫暖的照在她們身上，可是她們的心却是冷的。

到了巴殺，擺好了攤子，可是，巴殺還是冷清清的。她們幾個便圍起來，談着。大家的臉却沈着心情緊張。

「今天也許他們會派人來趕。」亞基嫂說道。

「他們不會這麼忍心吧？他們很講情理的。」土頭土腦的豆腐伯猜測地說。

「難說，你沒聽到前次××村被趕的事嗎？他們叫人去拆掉村尾的屋子，一點也不講情的。」亞成揀着說。

「是呀，我的表弟就是受這樁事去跳河死的。唉！萬一今天，我們也被拆掉屋子，怎麼辦呢？」亞根嫂担心着說。

「我們要……」

他們談論着，但談不出什麼結果。

不久，當顧客漸多時，忽然他們看見了一輛輛載滿了人的羅里往村中開去。他們並不介意，因爲平時很多羅里經常進出這一帶。

過了一會兒，村中傳出了喊叫聲：

「我們的屋子被拆掉了。」

「我們的……」

從四面八方傳來了喊叫聲，大家都丟下了工作趕回去看一個究竟，他們跑着，忘記了疲倦，他們只顧奔跑着，跑着……

當他們看到了自己的房屋都倒了，他們的財物散亂在地上，到處是一片哭泣聲，他們的心都像停頓了，無名火在他們心中燒着……

# 掙扎

(獨幕劇)

憑之

(把錢拿過去塞在她手裏)  
徐：對了，我們應當有苦一同受，有樂一同享。

嬸：我真過意不去，我怎麼能連這位先生(指維)的錢也拿了。(欲退回)

維：噢，你別客氣，我們都是自己家人。

徐：對了，我倒忘了介紹，他就是我從前的學生岑立維，這位是章嬸，同居的。(維點點頭)

嬸：哦，岑先生！

琛：快去吧！章嬸！

嬸：(躊躇)這……

徐：怎麼還不走，去吧！

嬸：那真謝謝你們了，岑先生謝謝你！……

琛：噯！嬸還說什麼，去吧！(說不出感激的樣子)還是窮人家會同情窮人家，真謝謝你們了。(下)

(三人不約而同地嘆了口氣，大家都搖著頭苦笑起來)  
琛：我得燒飯去了。

(琛剛要進內，遇見桂嫂手牽着她的兒子低著頭出，低聲哭泣着)

琛：桂嫂，你？……

桂：(哭出聲)徐大嫂！

徐：(見狀，走過去)怎麼？桂嫂，你決定把阿明賣啦？

桂：(點點頭，繼續哭着)

徐：(嘆口氣)沒別的法子嗎？桂：我，我無能力養他，還是讓別人去養，我相信到那邊去，總比同我一齊挨餓好。

琛：桂嫂，你忍心？……  
桂：我怎麼不忍心，這並不是我願意的，然而，生活要逼着我去做；我，我真對不起他，我不能養活他，也不忍心賣他，但我更不能看着他與我同餓死，至少把他賣了，他還能活下去，我也好還債，鳴：鳴……(大哭)

(琛也不禁流下淚來)  
徐：(親眼看見這一幕活生生的悲劇，不由得拼出聲來)這到底是個什麼世界呀。

桂：(對她的孩子)孩子，媽該死，媽對不起你，從今以後媽不再是你的媽了，到那兒去你會過一些好日子的，長大後要為媽出口氣。(孩子仍不曉得，只顧着玩他手上的東西)走吧，(桂嫂帶他出)

(琛一邊拭着淚一邊進內去)  
徐：立維，你都看見了吧，這都是一場場的人生活戲，爲了求生存，誰不在掙扎，誰不在拚命？就是把親生的骨肉都賣了，爲得還不是這個生活上掙扎個生存？

維：活在這種環境下，窮人越掙扎是越沉下去，越掙扎是越苦下去，每個人生的時候是平等的，死的時候也是平等的，惟有在活着的時候是這麼的不平等！  
(小靖突拿着一份報紙跑出)

靖：爸爸，昨天這個人在後街跳樓死，我也跑去看(指報上的新聞)，報紙有說他是爲什麼才跳樓嗎？  
徐：(看一看報)報紙上說，他是爲了生活……

靖：(不等他說完)爸爸，什麼叫做生活？  
徐：(這問題問得太突然了)什麼叫做生活？小靖……(一時解釋不出)

維：小靖，你還小，現在你不會懂，以後長大了就會知道的。  
徐：好吧，還是進去讀你的書吧！

靖：(不滿意他們沒有給他解答)是，爸爸。(下)  
徐，維兩人相對無言，徐回頭踱着，維仍站着不動，兩人都滿懷心事般)

(少頃)  
(兩人不約而同地)

維：立維！  
維：老師！

徐：(問下去)你說，什麼叫着生活？

維：老師，我也正想問你呀！徐：哦！

(琛一面叫着「出面」)

琛：可軒，油和柴都沒有了！

徐：噢！(忽想起)立維，這就是生活吧！

(三人相視無語)

——幕急下！

下場：

(上場幕下後數分鐘即再啓，景與上場同，時間是當天晚上十一時左右。)

幕啓時：

(章伯齡在臥椅上，手拿煙筒，正抽着煙；章嫂在縫補破衣)

嬸：阿章，我說啊，改天應該請

徐先生夫婦和他們那位朋友吃一餐，這些日子，他們實在幫了我們不少忙，你看，就如今天的事……

章：(插嘴)是的，我也正在想

。我希望有機會找過日子大家來痛快一場，這些年來，過得太不成日子了！

嬸：喂，我問你，今後你怎麼打算？

章：我正在想呢。(自語)再出去賣——不行！不賣了，想起來真氣人！

嬸：不賣？吃什麼呢？

章：(回駁)賣？你就想有得吃？

嬸：那麼，要怎麼辦？坐着等死

？  
章：我想……：嗨，作什麼都一樣的。我們總是被入踏在鞋底下！

嬸：(放下針線)這個年頭……：不知要等到什麼日子才會輪到我們享福……

章：哼！享福，你簡直在做夢，只要有一個安定的生活，有兩口飯吃就夠了，還想享福？

(徐，琛和維三人從外歸來)

維：(正和徐談着)沒想到清凌真的爲了應酬老板，竟不來參加我們。

徐：人家飯碗要緊呢。

章：你們都回來啦？

徐：是的，你們還沒睡？

章：睡不下去。

琛：章嬸，小靖回來了沒有？

嬸：沒有呀！

琛：(奇怪)哦，可軒，十一點多了，怎麼小靖還沒有回來？

維：大概是假期生意好些吧？

(忽然桂嫂哭着歸來)

(衆人回頭過去看)

嬸：(最先瞥見的)哦，桂嫂，你怎麼啦？

琛：(走過去，安慰她)桂嫂，別傷心吧，這個年頭誰不是苦，你不是說，阿明到那邊去是會過好日子的……

桂：(哭不成聲)不，不，徐嫂……

徐：桂嫂，快別那樣吧，要想開

點！

章：唉，哭有什麼用呢？你拼命

哭，人家拼命笑呢！

桂：不，不，你們不知道！我把

孩子賣了……：六百塊錢，回來時，錢：被人搶光了……

(大哭)

衆人：哭？什麼？

桂：我真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跑進)

章：(指嬸和琛)還是你們進去

勸勸她吧！

(琛下)

嬸：噯，這是什麼日子？(下)

徐：她也真可憐，丈夫在打戰時

死了，後來她又改嫁，偏偏

又碰着一個大騙子，把她糟

蹋了一番也走了，一生就這樣地活受罪過日子，生了幾個

孩子，死不光，賣也賣光了，如今剩下她自己一人，

還是如此下場！

章：像她這樣，是命注定她受苦的，還是死了乾脆，痛快！

維：不，應該再掙扎下去，這是

社會，環境，生活逼她的，

逼得她將親生骨肉都賣了，

還是不能解決生活，還是不能

還債！這，這太沒有價值

了！

(嬸出)

嬸：她把門鎖住了。

(琛也出)

琛：真沒辦法，她把門鎖上了，

叫也叫不開。

徐：看她那個樣子，說不定會尋

短路，我想我們應留心她才

是。

琛：可軒，（她又掛念着小靖）小靖，怎麼到這個時候還沒回來？

徐：（被提醒了）說的是呀，這孩子……

維：他通常是什麼時候回來？

琛：十點鐘，最遲是十點半（裏面突然有打碎東西的聲音）

章：不會有什麼事的，小孩子大概是生意好，賣得忘記了時候吧！

（裏面又連接有摔破東西的响聲。大家靜聽）

嬌：桂嫂也真想不開，把東西摔破了，還不是自己吃虧。

章：不是這麼說，受了這麼大的委屈，出出氣也甘願呀。

琛：（掛念着兒子，不甚注意他們的話）可軒，我想，我們還是出去找找他，不知道有什麼意外的事嗎？

嬌：徐嫂，你快別這麼想。

章：別胡思亂想吧！應該往好處想才是！

徐：（他也担心的）不過，他從來沒有這麼遲……

維：既然這樣，我還是載你們去找找他也好。

徐：（忽然裏面有狂笑聲）什麼？

琛：（也嚇了一跳）唉？

章：怎麼忽然會大笑起來？

徐：情形有點不對吧？

維：莫非是受太大刺激發了瘋？

嬌：讓我去看看她，（正想進）

（桂嫂已出現了，她臉上亂塗着脂粉，頭髮鬆散着；她的狂笑聲令人悚然，但一會兒又大哭起來）

桂：我的兒子呢？你們看見我的兒子嗎？……阿明，你在那兒？媽找你呀！阿明！（哭聲停止了，反面怒目瞪衆人）

告訴我！我的孩子呢？（上前一把抓住徐）我的孩子呢？（又轉拉維）快把我的孩子還給我！（放下維）哼！（退後數步，指衆人），一字一字的）你們告訴我，是誰把我的孩子搶去？快告訴我！誰把我的孩子拐去？……哈，哈哈！哼！我知道你們得意啦，你們笑啦！……笑什麼？……你們都是強盜！都是吃人的魔鬼！是你們把我的孩子搶走的！哈，哈，哈！……（又哭又唱）

……哈，哈，哈，哈……（往門外奔出）

徐：不行，不行，真的是瘋了，快追出去！

琛：（忘了一切）章嬌，我們一齊去追吧！（兩人下）

維：這才是活生生的「生活」！

章：我想，我也去比較好，我怕她們兩個人抵不過她，瘋人的力量特別大的。（下）

徐：她雖然瘋，但她說的並不是瘋話！

維：她是在控告！

章：（又走回來）徐先生，外面有個警察要找你！

徐：找我？奇怪！（出）

維：怎麼這個時候還有警察來找徐先生？會不會是早上那個姓陸的事呢？

章：也許是吧，（剛要出）

徐：（突然臉色變白的跑進來）立維，立維！我們快到醫院去，小靖被車撞着了！

維：（出意料之外）什麼？

章：（也想不到）唉？

徐：快快，章伯，你還是留下來吧，回頭徐師母回來告訴她一聲吧。（和維匆匆下）

章：好的，你們快去吧。（片刻）海（口旁）同在一天內，就發生了這麼不幸的事，窮人家的日子誰會知道呢！

（舞台漸漸暗下來，數十秒鐘後再啓，這時候已是午夜二時，四週寂靜。）

（此刻，琛和嬌二人疲乏地歸來，台上本來只有章伯一人，正點着煙抽。）

章：（見她們回來）怎麼，追不着？

嬌：嚶，真沒辦法，追不上她。嗨，累死了，他們都睡了？

琛：小靖回來了把？

章：（吞吞吐吐）徐嫂！……

琛：什麼事？

章：小，小靖被車撞傷進了醫院

琛：（晴天霹靂，叫出來）唉！（即昏暈過去）

嬌：你說什麼？

章：（扶着琛）徐嫂，徐嫂！

嬌：（拉了張椅讓她坐下）徐嫂，徐嫂！你醒一醒！

章：（取杯水）徐嫂！（搖搖她，漸漸醒了）喝口水吧！

琛：（慢慢睜開眼，哭着）章伯，你說小靖怎麼樣？

章：噯，你們剛出去，就有一個警察來報告，說小靖被車撞

傷了進入醫院，徐先生聽了立刻和岑先生趕去看。

琛：（哭）小靖……（掙起身）嬌：徐嫂，你？……

琛：我要到醫院去。

竟：休息一回兒吧！

琛：不。（欲走）

（說着徐已抱着滿身血跡，頭掣着綳帶的小靖進來。徐臉色青白，維低着頭跟在後面進來）

琛：（瞥見）小靖！（奔上，大哭）

章：徐先生，怎麼你把他帶出院？

嬌：（關心地）他傷到那兒？

徐：（憤怒地）醫院的醫生說傷勢並不重，要明晨才檢驗，我不忍心看他在那兒痛一個晚上，所以還是把他帶回來

章：（也抱不平地）真豈有此理！

琛：可軒，他——他傷了什麼地方，（哭不成聲）

徐：還好，頭和手受了一點外傷，左腳大概是折斷了！

琛：唉！天呀！（大哭）小靖：維：（安慰地）徐師母，快別那樣，沒什麼要緊的，腳斷了還是可以醫好的。

嬌：是嘛，徐嫂，你別哭了。

章：徐先生，你打算明早把他再送到醫院去嗎？

徐：不，醫院不再收了，我也不願讓他再進去，章伯，你想……

章：（自告奮勇地）那麼，你放心吧，就讓我來。

徐：那真謝謝你！

章：（向嬌）你進去把那瓶舊藥酒找出來吧！

嬌：哦！（下）

維：章伯，你也會醫折骨？

章：嗯！年青時，老祖父教的。

嬌：（醒了）媽——媽——（哭着）

琛：（心疼地）小靖，媽在這兒！

嬌：媽——我很痛——很痛啊！

（嬌手取一瓶酒出，正抹着瓶外的灰塵。）

嬌：阿章，藥酒在這兒。

章：唔！（接過）徐先生，把他抱進去放在牀上吧！

徐：哦！

嬌：不，——不——爸爸，我痛呀，我很痛呀！

徐：小靖，聽爸爸的話，痛了以後才會好的。

琛：小靖，乖乖聽話。

徐：小靖，聽話，這就是叫着生活呀！

（章嬌徐進，小靖大哭叫）

琛：（掩着臉）小靖！小靖！

（她本不忍心進去看，但給裏面小靖的哭叫聲打動了心，急奔入。）

琛：小靖！（下）

（小靖的哭叫聲）

維：可怕呀！這正是與生活掙扎中的聲音啊！（激忿地）但是，誰聽見呢？（更激烈地）誰聽見呢！

（夜本是靜的，但小靖的哭聲叫聲更响了。）

（桂嫂又出現在門口狂笑着。）

（幕徐徐下）

五四年四月二日夜

# 雨天

戴文光

從朋友的家裡出來不久，天  
空中突然落下雨來。  
加速了脚步，走進一間咖啡  
店裡，尋了一個位兒，便坐下。  
侍者走過來，問我要飲什麼



「呵！原來是你。」他驚喜  
了一陣，說：「我是劍山。」  
「我們五年沒見面了呀！」  
「是的，五年沒見過面了。  
劍山感慨地說：「不知不覺的  
，光陰過得真快呀！」  
「……………」我沉默。

「我懶  
？我懶  
洋洋地  
望了他  
一眼，  
嘿！好  
熟的臉  
孔。  
你  
「我正  
在思索  
他底名  
字。  
你是  
！他  
也好像  
在想我  
的名字  
。我是龍  
翔。」

「五年來，你混得很好吧？」  
「別提了。」  
「怎麼？依然像以前那麼樣  
的窮？」  
「……我失業了。」  
「唉！……………」  
「你呢？劍山。」  
「……………」  
「你爲什麼到咖啡店裡來當  
招待呢？」

「我因找不到工作做，沒奈  
何，只好到這裡來當招待員了。  
「令尊，令堂都很平安吧？」  
「父親死了，母親病着。」  
他憂鬱地，聲音有點嘶啞。  
「……：你別傷心了。」我  
只有這樣安慰他。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叫杯咖啡吧？」  
「唔。」我點點頭。  
未幾，咖啡端上來了。  
「劍山，做招待員的待遇好  
嗎？」  
「薪水不多。」  
「你還算好，」我憂鬱地說  
：「我現在正在失業的圈子裡徬  
徨呢！」

「其實，失業的人也正多，  
他們也像你一樣惶惶似漏網魚呢  
！」劍山說：「但說來說去，都  
還是社會的罪過……………」  
這時，一個乞丐走到我面前  
，伸出那瘦得像一條乾柴的手，  
向我要錢，樣子是多麼的可憐。

「你知道，我也像你一樣的  
窮呢！」我一面說，一面給了他  
一個五分錢的銀子。  
他向我道了一聲謝，就走向  
隔檯去了。  
「唉！」我深深地嘆了一口  
氣。

「龍翔，你不要懊喪吧！」  
劍山說：「你應該振着起精神，  
爲生活而奮鬥呀！」  
「謝謝你的話，劍山，」我  
說：「是的，人生就是戰鬥，我  
再也不懊喪了。」  
說到這兒，劍山要招待客人  
去了。

「我要走了。」我欲付賬。  
「這杯咖啡就算我請吧！再  
見！」他收起杯兒走了。  
我行出了咖啡店，雨已停止  
下了；空中出現了一條美麗的彩  
虹。  
「光明的前途是燦爛的，我  
要找尋去。」我一路行，一路想  
……………」

農夫 陳世能

五四，十月二十日

露着肩膀，  
赤着腳，  
在炎日下，  
荷着鋤頭，  
掘着，掘着……  
不辭勞苦；  
不求榮華；  
只期望播下的種子，  
能長出青嫩的苗芽來。

## 女工頌

妳們從田間出來，  
 妳們從工廠裡出來。  
 滿臉的汗痕，  
 代替了胭脂，  
 樸素的衣裳，  
 代替了其（衣旁）袍，  
 黑幼（黑旁）的皮膚，  
 表現妳們的幹練，  
 壯健的身軀，  
 表現妳們的毅力。  
 嚴肅的神情，  
 顯示妳們的獨立不依的精神。

× × ×

巍峨的大廈，  
 有着妳們的血汗；  
 青翠的田園，  
 有着妳們的血汗；  
 人們享用的物品裡，  
 有着妳們的血汗——  
 啊！  
 可敬的女工，  
 妳們才是新時代的女性。

— 育 錄 —

## 流浪兒的控訴

誰說：我們沒有家！  
 誰說：我們沒有父母，兄弟，姐妹！  
 誰說：我們是野孩子！  
 過去，我們也有一個快樂的家庭。  
 只是日本鬼子，  
 毀滅了我們的幸福！  
 害死了我們的父母！  
 哥哥失蹤了，姐姐不見了！  
 苦難的同伴流浪四方。  
 我們盼望聯軍早一天來到，  
 好把這些鬼子趕出去，  
 讓我們過着和平，安樂的生活。  
 啊！  
 聯軍終於來了！  
 鬼子也投降了！  
 我們高興慶祝着勝利來到，  
 我們是多麼快樂！  
 我們是多麼興奮！  
 我們將過着和平，安樂的生活了。

× × ×

可是，勝利後的日子！  
 比以前更加惡劣，渺茫，  
 那裡有我們的家？  
 那裡有安樂的生活讓我們過？  
 我們內家，就在巷頭巷尾的「五加基」  
 裏，

我們羞扒手，以偷竊來過活。  
 我們飽嘗了人間的白眼，辱罵。  
 我們早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權利；  
 那些整天嚷着：  
 「兒童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  
 的大人們，到那裡去？  
 到那裡去？

× × ×

現在，大人們還在瘋狂地備戰，  
 口說：什麼保護大眾的利益。  
 其實：是發動新的戰爭。  
 我們看盡了戰爭的悲劇，  
 我們聽盡了戰爭的故事。  
 我們嘗盡了戰爭恐怖，痛苦的生活。  
 它害死了多少人的父母！  
 它害死了多少人的兄弟，姐妹，  
 它把多少優秀的青年，變成殘廢，  
 它破壞了一切………………  
 我們憎恨戰爭！戰爭是罪惡的！  
 我們要堅決反對新的戰爭！  
 我們呼籲有着良心的人們，  
 我們呼籲有着正義感的人們，  
 快快團結起來！  
 共同反對戰爭！  
 共同保衛和平！

— 鋼 士 —

昨天下午，天氣很悶熱，於是到屋前陰鬱的樹下納涼。

我看見一隻母雞追着一隻小鴨跑過來。顯然的，這是鴨子戰敗母雞之故。

小鴨氣吁吁的跑到自己兄弟羣中以後，不再跑了。母雞跑過來，看見了小鴨的兄弟，只好畏懼的站住了脚。

## 團 結 就 是 力 量

— 蔡 敏 文 —

鴨羣中的幾位兄弟，見了雞便聯合起來，一同和雞戰鬥。雞雖較鴨大，但因衆寡懸殊，終於抗敵不住而敗走了。

由這件小小的事情，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團結就是力量的真義。

我們青年，應該加緊團結起來，面對殘酷的現實；打擊虛偽、欺詐的惡勢力，敲破阻礙我們前進的障礙物！

在一家樹膠行的角落裏，兩個工友在交談。

「淸！我想向頭家借點錢，孩子病了，昨晚我整夜睡不着，總擔心孩子的病，家裏的米又完了……。」

「他肯嗎？」

「唉！我就是担憂他不肯，家裏的大小一群要飯吃，孩子的病也得請個醫生呵！」樣子是怪可憐的。

「阿興，你還記得嗎？上星期阿林不也是去借錢反給頭家滾了出來，記得嗎？」

「哦……是……是……。」

「還是另外想辦法吧！」

沉靜了片刻。

「不……我還想試試看。」阿興說。

「要試試看，得當心點。呵！他來了！」

## 窮 人

— 明 焰 —

「噢！怎麼你沒向他開口。」

「唉！我……我怕呀！」蒼白的臉孔，發黑的嘴唇，手也微微的顫動。

「現在怎辦呢？」清問阿興。

「……。」

「來！找貴生他們去！」清拉着阿興的手急急忙忙的走了。

在一間簡陋的「公寓里」。

「我只有這一點，你拿去吧！」

「我也有一塊錢……。」

「來，我還有兩塊錢。」

「謝謝，謝謝你們。」

「阿興，他們也跟我們一樣命苦，但是，却這樣熱心。呵，真是窮人才會幫忙窮人。」

「你說的是。可是，唉！米價今天又漲了，醫生費又很貴。這些錢還是不夠呀！唉，爲什麼我們窮人該這麼受苦。」阿興憤憤地說，拖着沉重的兩腿。昏黃的路燈照着他的背影，慢慢地，在黑暗而寂靜的角落里消失了。



# 談談少年工人應有之態度

少年兵

我們少年工人可謂被剝削最甚的一群，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觀察，我們爲自由平等而奮鬥是合情合理的舉動，假若誰誹謗我們的壯舉，破壞我們少年工人的利益，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誠然，在這萬花筒的社會裏，正當新與舊在展開着最激烈的鬥爭的時候，我們是不應該袖手旁觀的！我們應該覺悟，改變不正確的世界觀和荒唐的生活方式。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少年工友們，業餘時是無所事事的，不是逛世界，就是觀色情電影，或者在街頭玩「賭具」，把寶貴的時間浪費掉，這怎能對得起受苦的人們呢？對的！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們就會變成垃圾桶裏的廢物了。對於我們的前途是有害無益的。爲了要使自己對社會有所貢獻，我想必須把可愛的光陰用來讀一點健康的書籍，跟朋友談談一些時事問題，今昔社會狀況，來充實自己。至於一些貧窮的無書讀而不識字的少年工友怎辦呢？那就要請有機會受教育的少年工友們，負起「小先生」的責任，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將我

們所認識的學問所懂得的智識，貢獻給沒有受過教育的群眾，好讓他們更清楚地認識社會的眞面目，並且指示他們走向新生的道路。

在工廠裏面或是在市街上，常常甲會不小心碰到乙的身體，兩人因此就發生口角，甲必會張大嘴巴罵乙是走路沒有帶眼睛，乙必然也不甘示弱罵甲蠻不講理，結果本來不過是茶杯裏的小風波，竟鬧得大家不團結，這樣是很不對的！我們同是處在個暗無天日的國度裏，應該快快團結起來，向惡勢力開刀才是，對於朋友（不分種族，指好朋友講）只有友愛，沒有仇恨，只有互助，沒有幫派之分！

人總是會犯錯誤的，我們少年工友也不能例外。的確我們是有數不清的錯誤，那麼我們怎樣來克服錯誤呢？這就要靠大家經常進行互相批評。絕對不能在別人後面論長論短，說人的壞話。我會看到一些人，他們對於犯錯誤的人總是感到悲觀失望，以爲無法改正他們。有這種觀念是錯的，我們要懂得人總是會有覺悟的一天的，絕不能看到某個人一

犯上錯誤，就放棄改造他們的責任。

我們是未來國家的主人翁，我們是酷愛眞理的一群，在現時代大家應該虛心誠懇地批評與自我批評。有困難大家互相研究，幫忙解決，做事不應有騎牆，悲觀的態度。同時我們更要腳踏實地，充實自己，正視現實，爲實現自由平等而奮鬥。

乞巧

朱明焰

衣衫襤褸，  
滿身污臭。

終日愁眉苦臉，  
帶着沈重底雙腿，  
徘徊街頭。  
乞憐底哀聲；  
喚着「頭家多隆」。

但是，  
誰會給你分毫？  
走到大廈前，  
兇惡底狼狗，  
把你當作小偷。  
因爲呵——因爲，  
你是他們最討厭的人物。



本刊自第二期起至第

十一期尚有存書

讀者購買無任歡迎

第九期目錄

發展文學創作

守夜

自由的火種燃起來了

這日子

少年鼓手

歡呼(木刻)

我對魯迅思想的認識

紀念魯迅先生

發揚與承繼魯迅精神

親愛的土地

第十一期目錄

(創刊號已全部賣完)

南島著名

(美) (珍) (香)

肉乾肉絲

號一十七牌門(讓班路即)律槽梧坡小坡加新

BEE CHUN HENG

No. 71, ROCHORE ROAD, SINGAPORE.

TEL: 34625

五二六四三: 話電

DRIED SLICED & MINCED PORK.

本號特聘名師精工配製  
採用最滋養豐富原料培  
製香脆肉脯肉乾肉鬆等  
氣味芬芳清香適口焙煉  
得宜久藏不壞較他家誠  
有天淵之別用以餽贈親  
友又為最高尚之禮品如  
蒙惠顧請認明「美珍香  
」獨家製造招牌為記外  
埠函購壹磅起碼先將貨  
款滙來列明地址由郵奉  
上決不有悞也

美珍香披露

美味可餐肉乾絲  
珍饈佳品最相宜  
香脆爽甜堪適口  
號譽星馬眾皆知

新市

及馬

來亞

學生

界最

愛讀

的報

紙:

新報

版出六, 四, 二期星逢每

A 號八五一街絲絲市新: 址地

九三七一: 箱信

七五一六: 話電

SIN PAO PRESS, LIMITED.

158-A, CECIL STREET, SINGAPORE.

TEL: 6157.

P. O. BOX 1739.

化文情色對反  
論理康健立建

角八元一月每

分五角一每

定價:

正公論言

實翔聞新

彩精刊副

潑活式版

出版者：耕耘出版社  
發行者：The Cultivator Publisher

通訊處：124, Sophia Road, S'pore, 9.

承印者：文藝印務公司

(定價每本三角)